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玫瑛 先生

析論《孿生姊妹》中
聖經原典的運用

研究生：劉伶怡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 系(所)
組 九十七 學年度第 學期 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析論《學生姊妹》中聖經原典的運用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吳政瑛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劉伶怡 (親筆正楷)

學 號：1595003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20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 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7 學年度第_____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析論《戀生姊妹》中聖經原典的運用

指導教授： 吳玫瑛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劉伶怡

簽名： 劉伶怡

中華民國 97 年 09 月 29 日

國立台東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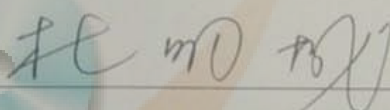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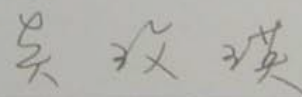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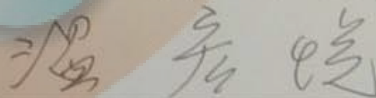
本班 劉 伶 怡 君所提之論文 析論《學生姊妹》中聖經原典的運用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碩士學位論文條件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7 年 9 月 18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校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65 章 11 節）

回顧研究所的生活，從頭到末了處處充滿了恩典。

猶記大學畢業的那年，在心中向上帝許下一個心願：我要回來念兒童文學研究所。終於，九五年的暑假美夢成真，再次踏入已改名為台東大學的校園，踏上兒童文學的成長歷程。

短短六個月的暑期課程，感謝所內的師長在超密集、超濃縮的課程中，親切熱情又無所藏私的教導，開啟了我對於兒童文學的眾多窗口，發掘出許多好玩又有趣的地方。

論文撰寫的這一年來，辛苦點滴在心頭，在論文與工作、時間、體力、娛樂之間的拉鋸戰中，時時要繃緊神經，面對龐大的壓力。雖然辛苦，但每當快撐不下去的時刻，總有神為我預備的天使，來拉我一把：

感謝吳玫瑛老師，謝謝您這一年來對我親切又溫暖的關懷，您貼心的問候總能撫平我不安的感受，更謝謝您給予我論文的指導，每次與您討論過後，困惑之處和焦慮之感，總會一掃而空，也謝謝您對我的包容與鼓勵，因為有您，這篇論文才能如期完成。

謝謝杜明城老師給予我論文上的幫助，從論文計劃時給我「大方向」的提醒，到口考時給我的建議與分享，讓我獲益良多。謝謝溫宏悅老師給予我論文上的建議，您鉅細靡遺的提醒以及切入要點的評析，讓我思考了許多不同面向的問題。

此外，在奮戰的這一年中，還有一群「戰友」的鼓勵與打氣，因為有你們，我才能屢敗屢戰，最終品嚐勝利的滋味。謝謝 307 的室友：怡文、佳盈、妙君、怡寧、嘉玲和半個室友的姿吟，你們是我最好的軍師，也是最好的輔導長，與你們一同奮戰的時光，將令我永遠難忘。也謝謝 95 級暑三的每位同學，這三年來，從各位身上學習到許多，每次聽你們的報告與分享都是一大享受，讓我對兒文有更多面向的認識。

這一年來還有許多在後面默默以禱告支持我的人，培芳、德葳、奕弦、建增、瑞亞以及大道教會的眾弟兄姊妹們，謝謝你們總是用禱告來支撐我，成為我隱形的助力。

當然還要感謝我的父母，因為有你們愛與支持，才能讓我自由自在、毫無拘束的在兒文的世界中盡情展翅遨遊。

最後謝謝耶穌，因為有你與我同行，是祢啟發我論文的方向，是祢為我預備指導教授，是祢帶我突破一次次的瓶頸，是祢陪伴我每個獨自面對文獻、面對電腦的時刻，謝謝祢，這一年來，在我生活的週遭真的是處處留下你同在的恩典痕跡，如同《哥林多後書》所說「感謝 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將一切的頌讚、榮耀都歸予祢。

析論《孿生姊妹》中聖經原典的運用

摘要

《聖經》是西方文學的泉源，聖經的典故經常被運用在文學作品之中，影響了無數的西方作品，美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凱瑟琳·佩特森亦運用《聖經》成為《孿生姊妹》的原型，《孿生姊妹》中佩特森大量運用了《聖經》的典故或經文，欲透過對照《孿生姊妹》與《聖經》之間的關連，探求《孿生姊妹》之中聖經原型的影響。本論文以《孿生姊妹》為研究文本，透過文本細讀的方式尋找出當中與《聖經》相關的敘述，再將兩者的人物、情節、主題進行相互對照，試圖尋找佩特森運用《聖經》的敘事策略。

本研究發現佩特森運用了三個《聖經》中手足相爭的故事，分別是以掃的故事、該隱的故事和約瑟的故事，透過這三個聖經原型，佩特森發展了《孿生姊妹》的情節，加深人物的刻畫，也傳達出愛的主題。在經文的運用上，佩特森透過人物對於經文的引用及詮釋，敘寫出人物的心理。歸納佩特森的敘寫策略，主要在於運用《聖經》來揭示人物、發展情節以及呈現主題。佩特森成功的化用《聖經》典故成為現代小說，將《聖經》豐富的文學來源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拓展了《孿生姊妹》的內涵。

關鍵詞：凱瑟琳·佩特森、聖經、原型、敘事策略

A Study of the Bible Archetype in *Jacob Have I Loved*

Abstract

The Bible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western literature. Allusions from the Bible have been frequently employed in literary works, and countless western works have also been affected. The well-known American children literature writer, Katherine Peterson, also used the Bible as an archetype of her work, *Jacob Have I Loved*. In *Jacob Have I Loved*, numerous allusions and verses from the Bible were applied. Thus, through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Jacob Have I Loved* and the Bible, this study aimed to find out the impact of the Bible archetype on *Jacob Have I Loved*. In this study, *Jacob Have I Loved*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text. From the text, descriptions related to the Bible were explored through close reading. Characters, storylines, and themes between the two texts were later compared to find out Peterson's narrative strategie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Peterson employed three stories about sibling rivalry in the Bible, including the story of Esau, the story of Cain, and the story of Joseph. Through these archetypes, Peterson developed the storyline of *Jacob Have I Loved* and enhanced the portrayal of these characters to express the theme of love. In the aspect of the Bible verses, Peterson quoted the original verses and interpreted them to portray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s. Her narrative strategies were mainly based on applying the Bible to reveal characters, develop storylines, and present the theme. Peterson has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 allusions from the Bible into a modern novel. She not only sufficiently exploited the Bible as a source of literatures and also enriched the implications of *Jacob Have I Loved*.

Keywords: Katherine Peterson, the Bible, archetype, narrative strategies

目 次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內容.....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7
第貳章 凱瑟琳・佩特森與《孿生姊妹》.....	9
第一節 凱瑟琳・佩特森生平及作品.....	9
第二節 《孿生姊妹》作品簡介.....	16
第三節 《孿生姊妹》與《聖經》.....	22
第參章：《孿生姊妹》的聖經原型.....	27
第一節《孿生姊妹》與以掃的故事.....	27
第二節《孿生姊妹》與該隱的故事.....	34
第三節《孿生姊妹》與約瑟的故事.....	41

第肆章 人物與聖經經文：聖經經文的引用與詮釋.....	48
第一節 露意絲對聖經的解讀.....	48
第二節 奶奶的引經據典的責備.....	56
第三節 母親等人對聖經的運用.....	63
第伍章 佩特森的敘事策略.....	68
第一節 運用《聖經》典故表現人物.....	68
第二節 運用《聖經》典故發展情節.....	77
第三節 運用《聖經》典故呈現主題.....	84
第陸章 結論.....	89
註解.....	97
附錄一.....	98
引用文獻.....	100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語言和審美的角度來看，《聖經》是一部文學性極高的典籍，其中富含著豐富的文學技巧。由於《聖經》是一部具有宗教權威性的書，早期對於《聖經》的研究，往往將它當作一部神學作品，然而二十世紀對於聖經的研究，有個重大的變化，學者越來越重視聖經的文學性，聖經不僅僅是一部宗教典籍，聖經也是文學（Bible as literature）。郭秀娟提到「聖經蘊含豐富的文學技巧，不是刻板的神學信條」(19)。聖經中包含著各種文類，最大比例是敘述文學，其他還有詩歌、先知文學，啟示文學和書信文學等，當中皆有濃烈的情感性和虛構想像性。

《聖經》是由《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兩部份所組成。《舊約全書》是猶太民族的故事，描述風波迭起的神與人故事，當中有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如夏娃偷吃禁果、挪亞方舟、埃及王子……。《新約全書》主要記載耶穌的生平和他所宣揚的福音，耶穌馬槽降生、釘死十字架、復活升天的故事亦被大眾所熟知。在《聖經文學導論》中提到：「若將《聖經》看為一個整體，那麼《聖經》講述了一個有開端、中間和結尾的完整故事」（萊肯 21）。由此可知無論是《聖經》中的敘述文或是整本《聖經》，最重要的組成元素就是故事，這些故事之中有著多元的人物，有著起伏的情節和豐富的主題，在不同的情境下讀它會有不同的領受，用不同的角度去詮釋會有不同的體會。

梁工在《聖經視國中的東西方文學》整理了《聖經》對於西方文學的影響：當今的世界，可以說幾乎有文字的地方就有翻譯成該文字的《聖經》，從聖經正典形成之後，它就隨著猶太人的流散和基督教的傳播來到了東西方的國家與地區。《聖經》的影響從經濟、政治、法律、哲學、神學、道德倫理、藝術到民情風俗等。就文學方面來看，《聖經》對西方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數的作家從中引用典故、採擷素材與靈感，無論是改編情節、化用人物、推演母題、再現原型等，創造出許多帶有「聖經——基督教情結」的著名作品。《聖經》之所以能對西方文學有影響，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歐洲許多的民族文字的誕生和基督教傳教士的來到、聖經的翻譯是差不多同時發生的。早期傳教士每到一個地方，致力於《聖經》翻譯成當地的俗語，這使得當地的文字規範工作得以完成。因此，聖經成了西方文學文化的源頭（10-5）。

聖經的典故經常被運用在文學作品之中，在甘·雅各（D. James Kennedy）與傑利·紐康（Jerry Newc）的著作《如果沒有聖經》中列舉了許多的例子，從中古世紀的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懺悔錄》（*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到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ivina Commedia*），十七世紀著名的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的三大史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和《斗士參孫》（*Samson Agonistes*），約翰·本仁（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from This World to That Which Is to Come*），到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許多重要劇本皆是。十八世紀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的《浮士德》(*Faust*)，十九世紀杜思妥也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二十世紀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鄉村醫生》(*Ein Landarzt*)，馬爾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 亦同，眾多的西方名著皆受到聖經深遠的影響 (141-171)。

成人文學如此，兒童文學亦同。以童話作品為例，著名的例子有十九世紀著名的丹麥童話作家漢斯·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和英國作家王爾德 (Oscar Wilde) 的作品也充滿基督教的精神。少年小說方面，二十世紀 C.S. 路易斯 (C.S. Lewis) 是個重要的基督教作家，無論是《納尼亞故事集》(*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太空三部曲 (*Space Trilogy*)：《來自寂靜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太白金星》(*Perelandra*)、《猙獰暴力》(*That Hideous Strength*) 皆可見路易斯藉著小說闡釋基督教的真理。此外西班牙名著，桑傑思·希爾瓦 (Jose M. Sanchez-Silva) 獲得國際兒童文學界最高榮譽「安徒生獎」的作品《耶穌你餓了嗎》(*Marceline Pan Y Vino*) 和露藝絲·勞瑞 (Lois Lowry) 榮獲 1994 年紐伯瑞兒童文學金牌獎的《記憶傳受人》(*The Giver*) 皆從聖經接收了豐富的遺產。這些作品或用一句聖經經文，或用一段聖經典故，或運用一個聖經故事的原型，將聖經文學蘊藏其中。

閱讀凱瑟琳·佩特森的《孿生姊妹》時，常常能發現聖經的蹤跡潛藏其中，可見《聖經》對於《孿生姊妹》有著廣大的影響，這個發現引發了筆者的好奇，欲深入探究《孿生姊妹》和《聖經》的關連，試圖尋找兩者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研究內容

莫爾(John Noell Moore)在《詮釋青少年小說文學》(暫譯, *Interpreting Young Adult Literature*)談論到,我們可以用多樣的角度來讀《孿生姊妹》,其中一種方式是調查小說中聖經原型的影響(Moore 188)。

所謂的「原型」,加拿大學者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認為「原型」(archetype)是文學中包含的神話象徵,也就是「典型的或重複出現的意象」(142)。他認為文學產生於神話,文學是神話的位移。原型是文學中可交際的意義單位,可能是「一個人物、一個意象、一種敘事定勢」,也可能是「一種可從範疇較大的同類型描述中抽取出來的思想」(99)。他認為《聖經》具有豐富的原型內容,是文學象徵的淵源之一。而美國學者萊肯(Leland Ryken)甚至斷言:「如果說聖經具特殊的重要,就是因為它包含了文學的所有原型模式」(《聖經文學》13)。包含文學所有原型的《聖經》成為了西方文學的重要源頭,也成了佩特森創作《孿生姊妹》的原型。

《孿生姊妹》的原文書名是 *Jacob Have I Loved* (雅各是我所愛的),小說的題目暗示了聖經原型。這句話源於《聖經》的《羅馬書》第九章十三節:「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219)。在《孿生姊妹》沒有出現任何一個名為雅各或以掃的人物,佩特森卻以「雅各是我所愛的」為書名,因為佩特森運用《聖經》中「雅各和以掃」這對雙胞胎兄弟的聖經故事為小說的原

型，創作出《孿生姊妹》這部姊妹抗爭的小說。不僅如此，《孿生姊妹》除了雅各和以掃的故事外，當中還有其他的聖經故事：如該隱的故事和約瑟的故事。除了以聖經故事成為小說的原型之外，佩特森也大量運用許多聖經經文在書中人物的對話或思想之中。

《孿生姊妹》受《聖經》的影響鱗次櫛比，因此，筆者將《孿生姊妹》為主要文本，並將《聖經》視為另一文學文本，兩相對照下，探求佩特森如何運用《聖經》成為其小說的原型，《聖經》中的故事在《孿生姊妹》裡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另外，也探求佩特森如何運用聖經經文，以及這些經文在《孿生姊妹》帶來了怎樣的作用。最後歸納出佩特森的敘述策略，如何運用《聖經》來敘寫《孿生姊妹》。

本論文試圖探究下列問題：

一、佩特森如何運用聖經故事成為《孿生姊妹》的原型？這樣的運用帶來怎樣的意義？

在《孿生姊妹》中，佩特森主要運用了三個聖經中的故事，分別是以掃和雅各的故事、該隱與亞伯的故事，以及約瑟的故事。本研究試圖尋找出《孿生姊妹》中人物、情節、主題與這三個原型故事的關連，探求佩特森如何將這三個聖經故事運用在《孿生姊妹》中，以及透過這三個故事所傳達的涵意。

二、佩特森如何運用聖經經文？其意義為何？

《孿生姊妹》中出現了許多的聖經經文，研究中欲整理佩特森運用經文的

時機，在運用時，佩特森是否忠於《聖經》的原意，以及這些經文在文本中對於人物的敘寫有怎樣的影響。

三、佩特森如何透過《聖經》來敘述《孿生姊妹》？其敘述策略為何？

透過《孿生姊妹》與《聖經》的比較，透過同與不同的對照，探究佩特森如何將《聖經》轉化成小說文本，並從中歸納出佩特森的敘述策略。也從不同中尋找出佩特森所賦予的意義。

透過上述問題的研究，筆者希望透過《孿生姊妹》和《聖經》的比較研究，讓對於《聖經》較陌生的讀者能更進一步了解《孿生姊妹》與《聖經》之間的關係。再者尋找出佩特森在《孿生姊妹》中運用聖經故事和經文的方式，歸納出佩特森運用《聖經》的敘事策略，藉此可窺探少年小說可能如何運用聖經故事。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因為小說家本身也是人，所以他與他的題材有相似之處」（佛斯特 64）。

作者的背景影響了他的創作，《孿生姊妹》中《聖經》相關的內容星羅棋布，必定與作者的背景相關，因此本研究先搜集與凱瑟琳·佩特森生平的相關文獻，藉由凱瑟琳·佩特森的成長過程與基督教信仰的關連來理解佩特森創作理念，再由佩特森其他少年小說著作，如《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織女莉蒂》(*Lyddie*)、《太平天國》(*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和《吉莉的選擇》(*The Great Gilly Hopkins*)等窺視佩特森的創作受《聖經》及基督教精神的影響，也尋找出佩特森創作《孿生姊妹》的背景與原由，進一步的釐出《孿生姊妹》與《聖經》的關連。

接著，大量蒐集關於《孿生姊妹》的相關文獻，從中瞭解過往關於《孿生姊妹》的研究。並透過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¹尋找出《孿生姊妹》與《聖經》的關連，並藉由小說創作敘事技巧的觀點，來分析《孿生姊妹》中人物、情節、主題等小說重要元素，對照同樣屬於敘述文的聖經故事中的人物、情節與主題，透過聖經原型與文本的比對，找出兩者的相同處、相似處或相異處；此外，透過小說中人物與聖經經文的關連，尋找出佩特森如何運用聖經經文來敘述人物，以及各個人物對於聖經經文使用及詮釋的方式。透過上述的方式分析出佩特森運用聖經故事和經文的方式，以及找出與原典《聖經》意義上的異同，歸納出佩特森

運用《聖經》來書寫《孿生姊妹》的敘述策略。

本研究由於以中文撰寫，採取的主要研究文本為東方出版社在 2003 年所出版的《孿生姊妹》，雖然筆者搜集到中文版的《孿生姊妹》尚有台灣的星光出版社的《為我憂慮一分鐘》、智茂出版社的《孿生姊妹》，以及大陸河北少年兒童文學出版社的《孿生姊妹》，這幾本文本內容大致相同，僅有翻譯上的些許差異，為了避免造成混淆，筆者在此研究中，只採用最新出版的東方版的《孿生姊妹》為文本。但顧及作者原以英文寫作，中譯本內必定會有語言以及文化的差異，為了降低翻譯之間所造成的差異，搭配原文書籍 *Jacob Have I Loved* 進行分析。

關於《孿生姊妹》與《聖經》原典的對照上，由於聖經故事在坊間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版本，有給兒童的改編版，有依照主題編撰的版本，也有選擇精華的刪節本，但為求能呈現聖經故事的完整性，選擇中華民國聖經公會的《聖經一和合本》，搭配房龍（Van Loon）的全譯本《漫談聖經》為研究對照文本。而在聖經經文的對照上，則單單採用《聖經一和合本》為對照的文本。

最後，由於研究的核心在於《孿生姊妹》與《聖經》在文學上的關聯，並非著重於《孿生姊妹》或《聖經》中的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因此關於基督教神學的相關探討，不列入文獻蒐集及探討的範疇。

第貳章 佩特森與《孿生姊妹》

第一節 凱瑟琳·佩特森生平介紹

凱瑟琳·佩特森是美國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至 2007 年為止共出版了 15 本小說、6 本圖畫書以及其他多本相關著作（見附錄一），之中許多作品曾榮獲大獎，例如《人偶師》（*The Master Puppeteer*）得到美國國家圖書館獎；《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和《孿生姊妹》獲得紐伯瑞金牌獎；《吉莉的抉擇》獲得紐伯瑞銀牌獎，此外，佩特森也在 1998 年獲得安徒生獎。

關於佩特森的傳記，1997 年有 Alice Cary 的 *Katherine Paterson*，文中包含了佩特森的生平、摘錄她的文學論述和文學獎的得獎詞。還有 1994 年由 Gary D. Schmidt 所寫的 *Katherine Paterson* 評論集。除此之外，2005 年在由 Kjelle 所著的 *Katherine Paterson* 中詳細的介紹佩特森的出生背景、成長歷程、寫作歷程和得獎作品。其他部分，在 1981 年的 *The Horn Book* 中，有關於佩特森的朋友 Gene Inyart Namovicz 對於她的介紹（394-9）。此外在佩特森的官方網站中，有佩特森對自己的介紹。

凱瑟琳·佩特森的父親喬治（George Raymond Womeldorf）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妻子瑪莉（Mary Goetchius）前往中國宣教。在中國，他們生下了五個小孩，凱瑟琳是家中第三個小孩，出生於西元 1932 年 10 月 31 日的上海。

直到西元 1938 年，因中國抗日戰爭越演越烈，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委員會

因安全的緣故，要求他們離開中國，於是一家人舉家回到了凱瑟琳父親的故鄉——維吉尼亞州的勒星頓。然而 1939 年他們再次回到中國，先在上海的英國領域內，爾後遷至青島，1940 年又因凱瑟琳的父親接受了在鎮江管理醫院的職位，遷至鎮江居住。1940 的十二月，中國對於傳教士的家庭而言已經不再安全，於是凱瑟琳全家再次回到美國。

凱瑟琳的童年生活並不快樂，她時常感到孤單，這影響到了凱瑟琳後來創作的角色。首先是她在家中的排行，凱瑟琳上有一個哥哥和姊姊，兩人相處良好，時常取笑凱瑟琳是幽靈嬰孩（Spook Baby），下有兩個妹妹，感情融洽，因此夾在中間的凱瑟琳常常感到孤獨的。再來由於父母親工作的緣故，他們經常搬家，凱瑟琳估計在她十八歲之前至少搬了十八次家，每一次重新安頓都讓她成為新的轉學生，必須適應新的鄰居、新的學校。因此她很難交朋友，也很難和同學好好相處。在凱瑟琳一年級時，因為她太害羞而不敢和大家做朋友。在情人節當天，她準備了情人節禮物給每個同學，然而自己卻沒有收到任何一份情人節禮物，凱瑟琳回到家後嚎啕大哭。她的母親曾問她，為何沒有為那次情人節寫一個故事。凱瑟琳回答她的母親：「所有我的故事都是關於那時我沒有拿到任何情人節禮物。」

還有一次，凱瑟琳因為父親被派任到南卡羅來納州擔任牧師，而進入了新的學校。在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她學校的同學以為日本和中國是相同的國家，而叫她日本人（Jap）並控訴她是日本的間諜。

凱瑟琳透過獨自演出她所讀過的故事或自創的童話故事來度過這些寂寞與

孤獨的日子。

「對我而言很容易去認同在外圍的小孩，因為這是我成長過程中學到的，但我想每個人都會覺得他或她在外圍。當你寫在外圍的人，你不是在寫幾個人的經驗，而是幾乎在寫全世界。」(Kjelle 22)

因此，在佩瑟森的小說中，不乏看到與人群分離，內心感受孤獨的角色，例如《吉莉的選擇》中的吉莉、《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的傑西以及《孿生姊妹》中的露意絲等。

佩特森喜愛閱讀，這來自於父母的影響。凱瑟琳的父母相當重視書籍，從小就時常朗讀書籍給他們聽，並且教導他們熱愛書籍，凱瑟琳記得在她年幼時她最喜歡的書有 A.A 米爾恩 (A.A. Milne) 的詩和故事、碧翠絲·波特 (Beatrix Potter) 的彼得兔的故事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拉雅德·吉普林 (Rudyard Kipling) 的《叢林奇談》(*The Jungle Book*)、格林童話及安徒生童話，她也花許多的時間閱讀《聖經》。

學校有一個地方讓凱瑟琳覺得像家，那就是學校圖書館。後來凱瑟琳成為圖書館助手，她的工作一項是大聲唸書給較年幼的小孩聽，另一項是修補老舊的書。圖書館是凱瑟琳可以閱讀的地方，書籍給凱瑟琳力量，她回憶當時所閱讀的書籍中，其中一本最令她懷念的是法蘭西斯·霍普森·布內特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的《秘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這本書讓凱瑟琳相信生活會越來越好。

書是凱瑟琳的好朋友，書將凱瑟琳傳送到一個特別的世界，在那裡，她的能力是永無止盡的。因此凱瑟琳不僅在圖書館閱讀，也在晚上偷偷躲在棉被底下用手電筒閱讀，馬喬利·金蘭·勞玲絲（Marjorie Kinnan Rawlings）所寫的 *The Yearling*，是凱瑟琳最先認同的書，凱瑟琳將自己投射在主角身上，書中的主角也常常覺得孤單，他是透過養一隻小鹿來解決孤單的問題。透過書，凱瑟琳排解自己的孤單。另外一本對凱瑟琳影響深遠的書是亞倫·派頓（Alan Paton）的 *Cry, the Beloved Country*。凱瑟琳曾寫說：「……我發現（書）引發了一種治療和成長的可能，一本好書能對讀者做這樣的事。它能給我們希望，就如它譴責我們一樣。」（Kjelle 23）

五年級時，凱瑟琳慢慢的脫離了孤立的狀態，成為同學喜歡的人，她被期望表演戲劇和寫劇本。她不再被認為是奇怪的人或是個間諜，她後來甚至擔任學生會長。

1950 年，凱瑟琳從高中畢業，她決定跟隨她父母的腳步，成為一名傳教士。她接受獎學金進入 King College。她的目標是先成為一個老師，教一年的書來累積經驗，然後成為一個中國的傳教士。

凱瑟琳在 King College 的四年主修英語，並且學習許多經典作家，像艾萊莉·迪更森（Emily Dickinson）、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等，她也認識了吉拉德·曼理·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詩，之後霍普金斯成為她的書名——*The Great Gilly Hopkins*（《吉莉的選擇》）。

大學畢業後，凱瑟琳在維吉尼亞州一個貧窮社區中成為六年級的老師，學校裡沒有圖書館，學生很難想像山外的世界。因此，凱瑟琳對學生訴說她在中國的經歷，並且帶自己的書到學校閱讀給學生聽，還帶他們去華盛頓 D.C. 校外教學。一年的教學生涯很快就過去了，這一年的學校生活從未離開她的心中，她的《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的小學就是以這所小學為模範。

當凱瑟琳在基督教教育的長老教會學校（Presbyterian School of Christian Education）爭取碩士學位時，由於共產黨取得中國的政權，不准西方人進入，因此凱瑟琳無法如願的回到中國。當凱瑟琳正在抉擇要如何時，她遇到一個從日本來的女牧師，她鼓勵凱瑟琳到日本擔任傳教士。這對凱瑟琳有些困難，因為她還記得小時候對日本人的痛苦記憶。然而女牧師說服凱瑟琳給日本一個機會，1957 年凱瑟琳前往日本學習日語並擔任兩年的傳教士。在日本的四年，凱瑟琳改變了他小時候對日本的觀感，並且深深喜愛日本。在佩特森早期的著作（*The Master Puppeteer*, *The Sign of the Chrysanthemum*, *Of Nightingales that Weep* 等）中，可以看到她對於日本的喜愛。

之後委員會要求凱瑟琳回美國進行一年的進修，她打算之後再回到日本。

當凱瑟琳在美國等待的這一年，她進入學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裡她遇到了未來的伴侶約翰（John Barstow Paterson），兩人在 1962 年 6 月 14 日結婚，凱瑟琳沒有如計畫般再回到日本，反而搬到了布法羅讓約翰可以繼續牧養他的教會。後來他們搬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1964 年他們兩

人的第一個小孩誕生。

當凱瑟琳還在基督教教育的長老教會學校時，有一次凱瑟琳和教授莎拉·利托（Sara Little）談話時，教授問凱瑟琳有沒有想過要當一個專職作家。當時凱瑟琳表示，她懷疑自己的能力。「或許這是上帝對你的呼召。」莎拉·利托回答。雖然凱瑟琳當時沒有立刻成為作家，但是那次的對話幫助她去為了幾年後寫作機會的來臨做好準備。

當凱瑟琳第一個小孩出生後，接受了改變她一生的請求：為中年級的讀者寫一本書，一本可以運用在教會學校的課程中。這個計畫深深吸引凱瑟琳，她感到這個計畫能聯結她基督教教育的學位和她從小聽到的愛的故事。她可能可以回應莎拉·利托教授對她的挑戰。凱瑟琳完成了她的第一本書 *Who Am I?* 這是一本關於激勵年輕讀者去探索不同宗教面貌的書。1965 年她們搬到了他可馬佩克市在那裡凱瑟琳參加一個創造寫作班，她嘗試許多不同風格的寫作，發現她最喜歡的是小說。後來寫作就成了凱瑟琳生活中重要的部份之一。

接下來七年，她為成人寫作，並投稿至雜誌社，但她的努力沒有什麼成效，當中只有兩次被刊登出來，一次是個簡短的故事，另一次是一首詩。在先生約翰的鼓勵下，凱瑟琳繼續寫作。她說：「我在學習如何寫作，我很高興大部分當時的作品還在我的抽屜中，沒有公開出來讓人們看到。」（Kjelle 32）

在那段時間，凱瑟琳開始了一個在他可馬佩克市長老教會中的傳統，她寫在平安夜朗讀的聖誕故事。這些故事被收錄在 1979 年出版的 *Angels and Other*

Strangers 中。

由於為成人寫作的困難，凱瑟琳參加一個兒童寫作班。那時她五歲的養女處於被親生父母拋棄的掙扎中，這給她一個點子，她決定要寫一個日本封建時期的小男孩尋找父親的故事。這本書讓凱瑟琳搜尋了許多資料，並且一再的改寫，之後將它送至版社，然而卻不斷被出版社退件，兩年後，終於有出版社接受了這本 *The Sign of the Chrysanthemum*，凱瑟琳的第一本少年小說終於在 1973 年出版。

從此之後，凱瑟琳不斷地創作，她的創作包含了少年小說、宗教故事和對青少年文學創作的相關論述等，雖然過程中經歷了創作的瓶頸，以及癌症的打擊，凱瑟琳仍然持續著對寫作的熱情。1976 年出版了 *The Master Puppeteer*，隔年，《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出版，1978 再出版她的作品《吉莉的選擇》，《孿生姊妹》則於 1980 年出版。

凱瑟琳曾說：「一個故事顯現一個作者的信仰，無論她喜歡與否。」凱瑟琳從小的生活經驗，以及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深深影響著她的創作。小時候孤單被排擠的經驗，成了她筆下主角共同的特徵之一；曾在日本擔任傳教士的她，在早期作品中，有些透露了她對日本的喜愛；她的基督教信仰除了反映在她為兒童創作的宗教故事（*Who Am I, Angles & Other Strangers*, *A Midnight Clear*, *Consider The Lilies* 和 *Images of God* 等），也反映在她眾多的少年小說中，《孿生姊妹》是當中最顯而易見的實例。

第二節 《孿生姊妹》作品簡介

一、作品簡介

《孿生姊妹》1980 年於美國出版，台灣的最早的譯本是 1988 年由星光出版社所出版的《為我憂慮一分鐘》，之後智茂出版社在 1992 年出版《孿生姊妹》，而 2003 年再由東方出版社以《孿生姊妹》出版。

此書的原文書名為 *Jacob Have I Loved*（雅各是我所愛），引自《聖經》中的《羅馬書》，佩特森以聖經中的雅各（Jacob）和以掃（Esau）為原型，創造出莎拉·露意絲·布雷蕭（Sara·Louise·Bradshaw）和凱若琳（Caroline）這對孿生姊妹。

《孿生姊妹》共分 21 章，佩特森透過莎拉露意絲的第一人稱敘述，訴說露意絲對於雙胞胎妹妹如何忌妒、抗拒、掙扎、自暴自棄到最後走出自己的天空的成長故事。作者以仔細的觀察、深切的同情和風趣的口吻帶領讀者與主角露意絲一起經歷尋找自我的旅程。

故事的開頭從露意絲返回芮思島接母親開始，露意絲開始回憶起自己的小時後在芮思島上生活的經過。

芮思島位於綺沙比克灣，這個地點是從佩特森從 William Warner 的 *Beautiful Swimmers: Watermen, Crabs, and the Chesapeake Bay* 所獲得得的靈感（Paterson, “Newbery Medal Acceptance” 389），她想要寫關於青少年被疏離的故事，沒有比

被海水包圍隔離的島更適合做為故事背景的地點了，而綺沙比克灣內中正有著許多這樣的小島。而有一天，「芮思（Rass）」這個名稱突然浮現在佩特森的腦海，她決定用這個名稱來為她的島命名，因而佩特森創作了被海水包圍芮思島。芮思島打從 19 世紀開始島上的居民就是衛理公會的信徒，大家謹守的種種的聚會和規範，露意絲形容芮思就一直生活在敬畏上帝和乞求上帝的憐憫中。芮思島亦是個男女工作壁壘分明的島嶼，男人在海上工作，以海為生，女人則是遠離海。李美燕提到：「作者在本書中具體而微的描述了一個『島嶼環境』，它不僅是一個『封閉的島嶼』代表，而且與人物內在的苦悶、掙扎相呼應。(132)」

露意絲的回憶從 1941 年，十三歲開始說起，因為從這一年開始，露意絲陷入了迷失和錯亂之中，最大的原因在於她的妹妹凱若琳。在情節的安排上，佩特森先敘述了兩姊妹之間的差異。妹妹自幼體弱多病，需要大家費心的照顧，後來又被發現有音樂天賦，讓人覺得是個耀眼的女孩。而露意絲恰恰不同，自小身體強健，個子高大，長相平凡。從凱若琳出生開始一切的鎂光燈都打在她身上，大家可以為了凱若琳有所犧牲，而自己不足以讓大家為她「憂慮一分鐘」，露意絲認為自己僅僅只是凱若琳的陰影，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

藉著佩特森著重於露意絲在各種疏離情境下著掙扎。露意絲和凱若琳的相處之間充滿了矛盾。雙胞胎生活在一起，彼此相處的時間長，卻不親近，有時露意絲以凱若琳為榮，特別是當她展現出優異的音樂能力時，但有時又對於她的驕傲感到厭惡，凱若琳叫露意絲為喘喘（Wheeze），頗有諷刺輕視之意，這也讓露

意絲相當不悅。

露意絲在憤怒和怨恨之中限制了自己的選擇，她忍受她的雙胞胎妹妹。

但在夢裡，露意絲常夢到妹妹的死，對妹妹的不滿傾巢而出。然而在嚴格的宗教規範下更加深了露意絲的矛盾。露意絲對凱若琳感到憤怒、不滿，甚至恨她，然而她的信仰卻說恨是一種罪，等同於謀殺，讓露意絲深感困惑。也因為和妹妹的關係，讓露意絲對於上帝感到怨恨，認為上帝不公不義，這樣的怨恨往往演變成她自己的罪惡感。露意絲認為只要離開這個島就能擺脫所有的恨、罪、詛咒，甚至上帝，她夢想著能去念克里思飛德的寄宿學校。

露意絲和柯爾·普諾（McCall Purnell）常常在一起捕螃蟹貼補家用。柯爾和露意絲之間除了彼此之外，沒有其他的朋友，後來兩人又結識的年老回到島上的希倫·瓦拉思（Hiram Wallace），然而凱若琳的介入改變了他們之間的關係，當凱若琳用甜美婉轉的聲音和親切可人的笑容幫布拉瑟頓姑婆家的貓找到主人後，拉近了她和柯爾及老船長的關係。

一場暴風雨淹沒了島上的許多地方，也淹沒了老船長的家，更讓十四歲的露意絲發現自己對老船長有著特殊的情誼，這讓原本像男孩子的露意絲開始注意自己的外表，開始在手上塗抹嬌君乳液，並且整修自己的手。

緊接著佩特森讓露意絲經歷了兩次痛苦的失去。第一次痛苦是她所愛慕的老船長在凱若琳的建議下娶了布拉瑟頓姑婆家，而當布拉瑟頓姑婆家去逝後，老船長提供金錢讓凱若琳去念巴爾的摩繼續學音樂。柯爾則因為戰爭加入了軍隊。

十五、六歲的露意絲，過著像男人的生活，和父親一起在海上工作，並且將上帝判出局：不再禱告、不再上教堂。在這段日子裡，露意絲覺得自己也是一顆好牡蠣；即使凱若琳出現在她的眼前，也穿不破她的殼。

第二次痛苦的經歷則是當戰爭結束，柯爾回到芮思島，成了一個大人，露意絲對柯爾的感覺也有所不同，然而露意絲卻得知柯爾愛上了凱若琳，並且已經向凱若琳求婚，露意絲的夢想瞬間破滅，然而這樣的幻滅卻引發了成長的契機。

柯爾和凱若琳 1946 聖誕節前夕結婚，露意絲留在家裡陪奶奶，聖誕節時邀請了老船長來家中過節，老船長認為露意絲不想當島上的女人，並且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可以為自己創造機會。老船長的話，如同「啟示的話語」一般，讓露意絲說出了自己的夢想：想要去看看山巒和當醫生。然而露意絲卻無法離開，因為她意識到她始終依附著她的家人。

露意絲始終不明白為何母親會選擇留在這座島上，她不希望自己像奶奶一樣在島上腐臭發爛。當露意絲問起母親如果她離開，是否會像想念凱若琳一樣想念她。母親回答：「更多更多」，終於露意絲得到了離開的勇氣，體認到追求自我時，不必再無條件的服務他人，終而能重新建造自己的生命。

離家的經歷讓露意絲開始真正體驗生命。春天露意絲到馬里蘭大學就讀，大二下轉到肯塔基大學的護理學院，畢業後到了阿帕拉契山區與父親同名的特魯伊的山谷村莊擔任助產士。並且在這裡遇到了終生的伴侶--約瑟夫·霍衣奇維茲（Joseph Wojtkiewicz）。之後在山區，露意絲為一個年輕的媽媽接生一對雙胞胎，

這對雙胞胎一個強壯、一個瘦弱，當露意絲努力想要救活瘦弱的寶寶時，露意絲明白了當年自己的遭遇以及家人的感受。張子樟在《寫實與幻想》中提到：「她從自己的往事與眼前的事實對照中，找到完整的自我，終於能體會聖歌的意涵：『我遊走在天空下，獨自思索……』」（159）。露意絲透過離開家，選擇了適合自己且能幫助自己的工作，獲得了自我的認同，並且釋懷了過去對凱瑟琳的敵意，並且在母親的點頭讚許之後，露意絲重獲新生。

佩特森的成長和露意絲相同，佩特森也曾覺得自己是兄弟姊妹中最平凡、最灰暗、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個，就像蟹一樣有臭味，不令人喜歡。佩特森巧妙的透過蟹及蚶比喻了露意絲的轉變與成長。露意絲的成長就像吉米蟹一般，經歷了一段既痛苦又漫長的蛻殼過程，當露意絲的殼變硬，將自己隔絕起來，甚至覺得自己會像母蟹一般，沒有未來，只能等著死去。當她與父親一同工作，經歷了自然與生活的洗禮，她慢慢能接受自己，她形容自己就像是一顆好牡蠣。之後她母親的一席話打碎了她的硬殼，讓露意絲意識到留在島上是因為自己的軟弱，露意絲體認到追求自我時，不必再無條件的服務他人能離開芮思，開始築夢。

二、相關論述

關於《孿生姊妹》的相關論述，國內有兩本碩士論文：《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和《自我追尋之敘事策略—以兩本第一人稱孿生子小說為例》。《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探討佩特森的女性成長小說中，女性成長的意涵，透

過《孿生姊妹》、《吉莉的選擇》和《逆風飛翔》中主題的分析、女性成長的面向尋找出佩特森成長小說中的深層意義，並且更進一步的發現當代少年小說中女性成長歷程的特色，並賦予女性成長新義。文中概述了佩特森的創作以及她女性成長小說的共同特色，主角們先面臨生命中的孤獨感，因著內心的希望而不向命運低頭，最終自我覺醒。此外，探討佩特森詮釋女性成長的面向，包括家庭問題和教誨意義，認為「佩特森的作品中免不了具有宗教意涵的教誨意味……對於性別的態度亦趨於保守，然而對於女性處境的描寫卻相當寫實（78）」。而《自我追尋之敘事策略——以兩本第一人稱孿生子小說為例》是透過《孿生姊妹》和《伊莉複製莉伊》來探討敘事策略與孿生關係兩者之間的關連，著重在「替身」和「置換」兩種策略上，點出「敘事者的自我呈現來自於替身敘事策略的效果……而置換策略鋪陳了不同狀態下的敘事者心理變化……（93）」

期刊方面則有李美燕的〈一個失寵少女的自我追尋——評析少年小說《為我憂慮一分鐘》〉，概述《孿生姊妹》的聖經引論、故事、角色、情節以及作者的特殊風格。

《孿生姊妹》探討了人性的黑暗面，透過露意絲對於妹妹的嫉妒，闡釋了人性中灰暗的層面，卻也從中帶出了成長的主題，當中佩特森更是精心的運用聖經故事的典故轉化成現代故事，解答了對於故事中亞伯和該隱、雅各和以掃之間的問題。《孿生姊妹》中充滿了許多宗教典故，這些典故將透過下一節來闡述。

第三節 《孿生姊妹》與《聖經》

《聖經》是西方世界的「泉源之書」，它影響了西方的政治、文化、藝術、意識形態、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聖經對西方文學的影響亦是舉足輕重，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學從《聖經》接受了許多豐盛的遺產。在《聖經的文學闡釋》中提到：「其實可以說，幾乎所有西方文學作品，都滲透著基督教或聖經的影響，即使沒有明顯的取用其內容和人物的名字，它們也滲透著基督教的善惡觀與為人處世的態度」（劉意青 11）。

《聖經》對於西方文學的影響，可從幾方面來探究，首先，是聖經中的故事時常成為西洋作品的原型。例如彌爾頓的《失樂園》，它描寫人類歷史的第一件大事，也就是《創世記》第一章人墮落的故事。仁本·約翰的《天路歷程》描述一位基督徒不畏險阻從毀滅之城走向天城的經歷，其原型可推至舊約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往迦南美地。

也有許多作家則採用《聖經》的引文或借用那裏面人物的名字來給作品付與相爭和寓言層面上的深刻含義。在《聖經的文學闡釋》中提到：更多的作家則採用《聖經》的引文或借用那裏面人物的名字來給作品賦予象徵和寓言層面上的深刻含義（劉意青 11）。以《白鯨記》為例，當中的亞哈船長和水手以實瑪利，源自於《舊約聖經》，以實瑪利來自《創世記》，而亞哈則由《列王記上》所出。

自幼在家督教家庭長大，又曾唸過神學院並擔任過傳教士的凱瑟琳·佩特

森，其創作亦深受《聖經》的影響。佩特森曾在受訪時被問到：你的基督教背景如何賦予故事活力？她回答：

我認同 C. S. Lewis 所說，一本書不可能成為作者沒有的面貌。你是誰賦予你所寫的東西深層的活力，你透露你自己，無論你是否打算這樣做。所以你不用表示你是個基督徒，你寫故事就像你自己一樣真實，因為那是你如何榮耀上帝，並且你必須對角色真實，包括他們是誰，他們如何講話。如果這來自於一個有基督教期望和基督教知識、恩典的人，我想，希望和恩典注入我的工作，不是我把它們放進書裡，是因為我無法阻止有它們在那裡。(Chattaway 65)

作者的生活背景影響她的創作，在佩特森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基督教信仰對她的影響。在她許多的著作中，最顯而易見的是她所創作的宗教故事，如 *Who Am I*, *A Midnight Clear*, *Consider The Lilies* 和 *Images of God*。此外，在她的少年小說創作中，也時常可見《聖經》的影響。佩特森最為人所知的《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為例，男主角傑西（Jesse）和柏斯萊（Leslie）兩人建立了一個想像的王國--泰瑞比西亞（Terabithia），佩特森在為這個地點取名字時，想用一個浪漫多音節的字，她無意識的想到了泰瑞比西亞，事後她在 C.S.路易士的納尼亞傳奇中找到找到了一個島的名稱叫做 Terebinthia，而這個名字是 C.S. 路易士從舊約聖經中的 Terebinth tree（篤耨香松節油）為他的島名。另外，在故事中，傑西帶著不信教的柏斯萊上教堂，中間他們探討了耶穌釘十字架、死後的世界等問題。在故事中，

佩特森也不時透露出關於《聖經》的文句。如「他們像聖經裡的上帝一樣，工作完後，就檢視成果。（《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75）」，這是形容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後，檢視自己的創造，出自於《創世記》第一章。又如「也許，我是個棄嬰，就像故事書描寫的，很久很久以前，在那條小何還沒有乾涸的時候，我被裝在一個塗了松脂的柳條籃子裡……」（《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99）」以及當他們面對小河的波瀾時想到摩西叫海水把埃及士兵沖走，這兩部分皆源於《出埃及記》中摩西的出生和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Gary D Schmidt 認為佩特森的作品中如《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以及一些敘述孩子們追尋身世的故事是運用了《天路歷程》的故事原型（53），而此原型亦是來自於《聖經》。細細尋找，可以在佩瑟森的眾多作品中，如《吉利的選擇》、《太平天國》、《織女力蒂》、*Park's Quest*、*Preacher's Boy* 等尋找到暗藏在文句中的《聖經》典故，之中以《孿生姊妹》最為顯著。正如約翰·洛威·湯森（John Rowe Townsend）曾在《英語兒童文學史綱》中提到：

「《雅各是我所愛》一書充滿了宗教典故」（284）。

首先，原文書名 *Jacob Have I Loved*，書中並沒有雅各這號人物，這個名稱源於《新約聖經》的《羅馬書》第九章第十三節：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219）」在《孿生姊妹》，這句話是由露意絲的奶奶說出口，當老船長希倫·瓦拉思決定提供一筆錢給露意絲的妹妹凱若琳去巴爾的摩學音樂時，奶奶貼著她呢喃的說出這段經文。以掃（Esau）和雅各（Jacob），是舊約聖經中的一對雙胞胎兄弟，佩特森依照此聖經故事為文本創作的原型，創造了

露意絲和凱洛琳這對雙胞胎姊妹。除了雅各和以掃這對雙胞胎之外，佩特森也與舊約聖經中另一對兄弟進行呼應。當露意絲面對光芒四射的妹妹，心中充滿忿忿不平，這種不滿讓她有想殺了自己妹妹的念頭，在夢裡，她夢見他親手殺了妹妹。我是一個兇手，就像該隱（Cain）一樣。該隱和亞伯是一對兄弟，舊約創世記中，該隱親手殺了自己的弟弟亞伯。此外在狂想中，露意絲道出曾經出現約瑟的夢境。約瑟亦是舊約中的人物，他是雅各的兒子，曾經夢見兄弟父母對他鞠躬磕頭。除此之外，書中尚出了大衛、摩西、耶利米等聖經人物。關於佩特森如何將這些聖經故事運用在文本之中，將在下一章詳細探究。

除了引論《聖經》的故事之外，在《孿生姊妹》中，佩特森引用了許多《聖經》的經文，這些經文有些是清楚的引自聖經例如：「當我走過死蔭的幽谷，我將無所恐懼，因為，有主與我同行。(56)」和「上帝是我們的避風港，我們的力量，也是我們困境中的救援。(162)」以及「我們無須害怕，就算大地崩解，高山入海；就算海水呼號，波濤盪動，山搖地動……(162)」都是引自於《詩篇》第四十六篇。出自《舊約聖經》的還有「寧可住在屋頂的角落，也不與愛爭吵的婦人同住。(284)」引用了《箴言》第21章，同樣引自《箴言》的還有「我的兒子，給我你的心！用你的眼睛，細心的為我看路。因為一個蕩婦就是一道深溝，一個陌生的女子就是一個狹窄的陷阱。(283)」。

除了引用《舊約聖經》的經文之外，也有佩特森亦有引自《新約聖經》的文句：「說人『笨蛋』的，將難逃地獄之火。(182)」來自於《馬太福音》第五章；

「孝敬父母，就能享有人世的長壽（281）」是出自於《以弗所書》；「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他剛硬，祂只堅強祂要堅強的人。（231）」則來自於《羅馬書》。

上述的這些經文有些是透過書中人物的誦讀，來安慰他們的心；有些則是引用經文來責罵他人；也有些經文傳達出人物的當時的心境。除了明引之外，佩特森也透過暗引的方式，將聖經的相關文句夾雜在人物的對話或思想中，例如；他倆你一言我一語的，三兩下就把我當成奴隸給賣了（119）。我的心靈健康大概跟一個死了三天的人差不多（121）。她不斷的告誡我們必須和巴比倫的淫婦奮戰，要為上帝的來臨做好準備（253）。

《孿生姊妹》中除了關於《聖經》故事和經句的運用外，《孿生姊妹》文本中也透露出許多基督教的生活文化。這展現在敘述芮思島的背景中：露意絲一家人生活在具有傳統衛理公會的芮思島。島上的居民星期天上教會主日，主日早晨及晚間傳講福音，星期三晚上有祈禱會，一同見證神蹟和為信仰不定或生病的人代禱，除此之外，他們還保留了安息日的習俗，星期天不工作也不玩樂。平時的生活也遵守著種種的誡命。他們相信上帝，相信末世有審判，認為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穌的救贖。

《聖經》常常成為西洋文學作品中的原型，這在佩特森的《孿生姊妹》一書中是清晰可見的例子。下幾章筆者將仔細探討，《聖經》對《孿生姊妹》的影響及《孿生姊妹》如何運用聖經。

第叁章 《孿生姊妹》的聖經原型

在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小說面面觀》中，提到「小說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依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的敘述」（46）。《孿生姊妹》是少年小說，它的基本面當然也是故事，而聖經的敘事體（narrative）也是所謂的故事。《孿生姊妹》與《聖經》的敘事體兩者之間以「故事」為其共通性。既然故事是小說的基礎，而在《小說的鑑賞》中又提到小說有三個基本要素：人物、情節和主題（布魯克斯、沃倫 2），「大多數現代小說，不論含意可能何等深奧，不論它對人類價值可能做出何等嚴肅認真的評論，卻傾向於通過交織在一起的人物、情節與主題來實現一思想，達到一目的」（布魯克斯、沃倫 9）。而在《孿生姊妹》中，佩特森運用了三個聖經故事成為文本中的原型，這三個故事的共通點是手足相爭。佩特森轉化了《舊約聖經》中三個典型的手足相爭的故事，成為露意絲發覺自我的成長小說。在《孿生姊妹》中這三個舊約聖經的故事對於文本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筆者欲從人物、情節與主題三方面來探求《孿生姊妹》與聖經原型故事之間的關連。

第一節 《孿生姊妹》與以掃的故事

《孿生姊妹》的原文書名 *Jacob Have I Loved*。在小說中是露意絲的奶奶引

訴自《新約聖經》的《羅馬書》第9章13節：「雅各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

這段經文的典故來自於《舊約聖經》的《創世記》第二十五到三十三章（28-42），內容是說，以撒四十歲時娶了利百加為妻，因為妻子不能生育，就求告神，神使她懷了孕，孩子們在腹中相爭，神告訴利百加，兩個國從你的腹中來，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後來利百加生下雙胞胎，先出生的身體發紅，渾身有毛，他們就給這個哥哥取名為以掃，意思就是「有毛的」。後來出生的，出生時手抓著哥哥的腳跟，於是他的名字就叫做雅各，也是「抓」的意思。

兩人慢慢長大，以掃善於打獵，雅各喜歡待在家裡，爸爸偏愛以掃，媽媽偏幸雅各。有一天雅各熬了紅豆湯，以掃從田野中回來，想喝紅豆湯，雅各要求哥哥把長子的名份給他，他就把紅豆湯給哥哥。由於以掃輕視長子的名份，於是以掃發誓將長子的名份賣給了雅各。因此以掃有了個別名，又叫以東，就是紅的意思。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他要求以掃去獵打美味，要將神所賜的福分祝福給他。於是以掃外出打獵，這時利百加要雅各去羊群中抓兩隻羊，並做成佳肴，到父親以撒那裡，裝成以掃，讓父親給他祝福。於是雅各穿上以掃的衣服，披上羊皮，到了父親那裏，騙過了父親，於是父親就將長子的福分祝福他。當以掃回來，發現弟弟騙走了他的福分，怨恨雅各，想要殺了雅各，利百加知道了，就要雅各逃離，前往她哥哥拉班那裡。

二十多年後，雅各受到神的啟示，要他回到出生的家裡去。雅各帶著妻子、

兒子和許多的家業浩浩蕩蕩的上了路，但心裡卻十分擔心哥哥以掃見到他不知會如何。以掃帶著許多人和駱駝來迎接雅各，他害怕極了，他盡力討好哥哥，願意把所有的財產都獻給哥哥，但是以掃早就原諒弟弟了。雅各顫驚恐懼地來到以掃面前，在見到以掃之時，以掃跑來迎接他，將他抱住，又摟著他的頸項與他親嘴，兩個人就哭了。後來兩人財物眾多，寄居地容不下他們，無法同居，於是以掃往西耳山去，成了以東人的始祖。雅各繼續住在迦南地。

比較前章「《孿生姊妹》的內容簡介」與上述概略的故事，略可看出《孿生姊妹》與「以掃和雅各」的故事具有整體的對位性。下列將先就人物、情節兩方面來分析。

人物是小說的中心，「沒有人物就沒有小說；沒有生動的人物描寫，小說注定失敗」(方祖桑 334)，人物對於小說而言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在人物的刻劃上，佩特森筆下的露意絲與凱若琳和以掃與雅各對雙胞胎有著許多相似處。首先是外在描寫上。聖經中概述了以掃和雅各的外貌：以掃毛髮濃密，全身發紅；雅各面容白皙，皮膚光華，是個美少年。佩特森在第二章透過了一張兩姊妹一歲半的照片描述出了兩姊妹外表的差異：「凱若琳看起來纖細又精緻，燦爛的笑容旁鑲著金色的鬢髮……我弓著身子，像個又胖又黑的陰影……(34-5)。兩歲時，露意絲還因為長水痘在鼻樑上留下疤痕，後來父親還因此戲稱他為疤面煞星，青少年時的露意絲長得則是又高又大，像個男孩子。凱若琳與露意絲截然不同，她美麗亮眼，又深受大家的喜愛。兩相對照，同樣屬於老大的以掃和露意絲皆有較粗獷

的外貌，而老二則長得較為精緻好看。

內在描寫上，這兩對雙胞胎的個性和才能也有著相似之處。以掃喜愛在外打獵，在田野和牲畜禽鳥同居，個性粗放老實，雅各則很少離開家，喜歡做家事，煮煮東西。露意絲雖然是女孩，但她卻喜歡從事芮斯島上男生的工作，她與柯爾划著小船補蟹，與父親一起採蚵。在芮斯島海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是極少接近海的，但露意絲卻喜歡到海上捕蟹，轉取金錢貼補家用，即使弄得全身髒兮兮，全身都是螃蟹的味道也不在乎。相反的，凱若琳則和芮思島上一般女孩相同待在家裡，寫自傳、練唱、彈鋼琴。

從上述的比較得知，佩特森在創造露意絲與凱若琳這對姊妹時，是以以掃和雅各為其人物的原型，無論是外貌和個性上，皆直接擷取以掃和雅各的人物特徵加以創造。

人物外在與內在的差異，關係著故事情節的過程。佛斯特提到「情節也是事件的敘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causality）上」（114）。由於人物的差異導致了衝突，形成了情節開展的「起因」。因為雅各和哥哥之間的差異，加上他是老二，是不能接受長子祝福的，導致雅各極力想獲取長子的名分，因此他欺騙哥哥和父親得到了想得到的祝福。換個角度來看，身為長女的露意絲面對妹妹的「奪取」和以掃有著相同的心境。雖然凱若琳沒有像雅各一般，用盡手段和技倆奪取到長子的地位和祝福，但是在露意絲的心中，凱若琳其實和雅各一樣搶走了她的一切。首先是在家中，凱若琳因為出生時沒有呼吸，大家努力使凱若琳能活下去，

一切的目光都在凱若琳的身上，沒有人記得露意絲當時的情況。出生後又因為凱若琳嬌小多病，母親決心要讓凱若琳活下去，時時刻刻照顧著凱若琳。露意絲認為凱若琳之所以大家當成寶貝，就是因為她讓大家擔心了好幾個月。露意絲最討厭的聖經人物是利百加，因為她偏心，只幫助雅各。雖然露意絲的母親不像利百加單單只偏愛其中一女，然而，當兩人還在強裸時期，母親只全心全意照顧凱若琳，此時的母親就像利百加一般的偏心。

才能的不同，也使得露意絲有不平之鳴。凱若琳的音樂天賦使她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凱若琳會彈琴，加上一副好歌喉，讓她成為島上的偶像。當凱若琳在家彈琴，屋外總是圍著一推人欣賞著，在學校她成了合唱團的風雲人物。後來也因為她的音樂天賦，學校強烈建議讓凱若琳去內地進一步學習，但這對露意絲家而言是一大筆開銷，「不過，大家為凱若琳犧牲一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

(40)。後來，凱若琳甚至介入了露意絲和柯爾與老船長之間的關係中。凱若琳用她的個人魅力幫助他們將姑媽家的貓咪分送給島民認養，當凱若琳和柯爾向老船長興高采烈地訴說時，露意絲覺得自己重溫了一次出生時被冷落的待遇，在露意絲心中，凱若琳不僅搶走了她的家人，也搶走了她的朋友。

接著凱若琳搶有了露意絲的「愛人」。露意絲在青少年時期喜歡過兩個人，一個是老船長，然而老船長在凱洛琳的建議下，與姑媽結婚，當姑婆去世後，將布拉瑟頓姑婆的遺產提供給凱若琳成為去島外唸書的獎學金，露意絲在心中吶喊：「我一直以為老船長跟別人不同，可是他最後還是跟別人一樣，選擇了凱若

琳。」。老船長將獎學金給了凱若琳，就如同以撒將祝福給了雅各。原本偏愛以掃的父親，卻在最後將最寶貴的祝福給了雅各；同樣的，對於生活不富裕的露意絲家而言，老船長的決定等於是將最好的給了凱若琳，因此露意絲認為連老船長也捨棄了她。露意絲喜歡的另一個人是柯爾，但是柯爾愛上凱若琳，並且與她結婚。外表與天賦的差異，導致了露意絲的自卑，她認為只有在剛出生的幾分鐘是最珍貴的幾分鐘，因為只有在那幾分鐘，大家的專注在她的身上，當凱若琳一出生，一切都被凱若琳給搶走了，自己只不過是凱若琳的黑影，身為雙胞胎卻絲毫不起眼。露意絲認為他們這對雙胞胎就像各和以掃一樣，小的那個注定要凌駕在大的之上。

聖經中的雅各，想要擁有猶太民族認為最重要的長子的祝福，因為欺騙了哥哥而離開家鄉，凱若琳則是知道自己要什麼，然後把握機會前往巴爾的摩學習音樂。雅各在舅舅拉班那裡越來越富有，獲得許多產業；凱若琳則在音樂學習上有了好的結果，兩人也皆在外地結婚。

《聖經》中雅各和以掃的故事的最後，雅各回到了家鄉，以掃忘記他所遭逢的不平與毀謗，完全原諒了弟弟，他主動的迎向曾欺騙他的弟弟，他親吻雅各，抱著他的脖子哭泣。《孿生姊妹》中沒有明確的點出，露意絲是否已經原諒了她的妹妹，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露意絲已經從凱若琳的陰影下，建立了自我，並且脫離了怨恨妹妹瓜分了別人的愛的泥濘。最終，雅各和以掃各有了自己的新天地，露意絲和凱若琳也各自有了自己的新舞台。

在情節的安排上，可見古今兩組人物的照應發生在相同因素之間，以規則狀態出現，情節的起因都在於雙胞胎之間的不同，過程皆是小的都凌駕於大的，奪取大的一切，結果是分開後各自有新天新地。由此可以明顯的看到佩特森運用以掃和雅各故事成為小說的原型，透過此原型來創造一個現代故事。

上述古今兩組人物的對照發生在相同因素之間，以規則的狀態出現。然而，《孿生姊妹》裡，也有著與聖經故事不同之處。在聖經故事中，以掃始終留在家鄉，沒有離開，然而佩特森安排露意絲透過離家外出求學，在阿帕拉契山定居，過程中尋找到真自我，此處展現了佩特森運用《聖經》的靈活性，她對於古老的故事加以改造，使得情節的發展更富有變化。

在主題上無論是以掃和雅各的故事或是《孿生姊妹》，其核心都在於手足的競爭，以掃和雅各從在母腹中，就已經開始踢打不停，出生時，一個抓著另一個不放，隨後的故事雅各持續希望贏過以掃，競爭持續不斷。同樣的，露意絲與凱若琳也身處於競爭之中，露意絲隨著情節的發展凱若琳漸漸的搶走了她的一切。小說的主題是透過人物和情節展現出來的，在古今兩個故事裡皆看到雙胞胎彼此競爭的主題。

《孿生姊妹》與「以掃和雅各」的故事，兩組人物形似神似，情節上也有著對位的關聯，主題也相雷同，驗證了佩特森巧妙的轉換了以掃和雅各這對雙胞胎兄弟相爭的聖經故事成為《孿生姊妹》的原型。

第二節 《孿生姊妹》與該隱的故事

該隱與亞伯的故事，曾成為不少文學家創作的原型，戴尼馬勒（Eric Denimal）提到：十九世紀文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中的〈亞伯與該隱〉是受到這段聖經故事的啟發，在波特萊爾的筆下，該隱和亞伯成為兩種對立人性的原型。另一個例子是雨果（Victor Hugo）的詩〈良知〉（*La Conscience*），此詩將該隱視為賭徒，一心想到離上帝越遠的地方。

這史上第一宗謀殺案——該隱與亞伯的故事記錄在《舊約聖經》《創世記》第四章（4-5）。有一天亞當跟夏娃同房，生下了該隱，該隱的意思是「得」。後來又生了亞伯。兩個人一個是種地的，另一個是牧羊的。有一日兩人給耶和華上供，該隱拿他所栽種的穀粒獻給神，而亞伯則將羊所生的頭生和脂油獻給神。耶和華喜愛亞伯的祭，卻看不中該隱的供物，該隱就大大發怒。神問該隱：「你為什麼發怒、為什麼變了臉色呢？」後來兩兄弟在田野間，話說著說著兩人就打了起來，該隱出手過重就把亞伯殺了。神問該隱，亞伯在哪裡。該隱回答說他不知道，他又不是看守亞伯的。神說：「你做了甚麼事？你弟弟的血從地下出聲，向我哭訴。你殺他的時候，大地張開口吞了他的血。現在你受詛咒，再也不能耕犁田地，即使你耕種，土地也不生產。你要成為流浪者，在地上到處流蕩。」並且耶和華在該隱身上立了個記號，使別人不會傷害他，於是該隱被神逐出他父母的

所在之地，前往伊甸東邊生活。

《孿生姊妹》中，露意絲回憶到，她不知道要如何描述自己和妹妹的關係，雖然兩人生活在一起，卻一點也不親近，有時只要凱若琳的一個眼神就能將她刺傷，她對妹妹的感覺是「恨」，這讓她常常夢到凱若琳死了，甚至有一次她夢到自己親手殺了凱若琳。

有一次，我還夢見我親手殺了她。我拿著撐船的那根沉重的橡木篙。她走到岸邊，求我讓她上船，我卻舉起篙，對她不停的揮下去，揮下去，揮下去。在夢裡面，她張開了嘴要尖叫，卻發不出聲音，唯一能聽見的，只有我的笑聲。我最後笑著醒來了。那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笑到後來變成啜泣的慘笑。(101)

夢醒後，露意絲認為自己是個兇手，就像該隱一樣。佩特森在這裡，引出了另一個聖經原型——該隱和亞伯的故事。在《孿生姊妹》紐伯瑞文學獎得獎演講中，佩特森說《孿生姊妹》中手足相爭最早的原型正是該隱和亞伯的故事（Paterson 388）。

《敘事學》中對於敘事學內出現了多種人物理論做了一個扼要的考察，胡亞敏將人物理論分為特性論、行動論和符號論。在特性論中提到查特曼的「特性概念」：

美國敘事學家查特曼在《故事與話語》中，在強調人物的虛構性的前提下，堅持人物是由特性構成的觀點。他將特性界定為「相對穩定持久的個人屬性」。是「位於敘述聯繫動詞後的敘述形容詞」。例如，「奧瑟羅是個愛嫉妒的人」中「嫉

妒」這個敘述形容詞就是一種特性。(胡亞敏 141)

在《孿生姊妹》的露意絲與該隱在人物的特性上，有著共同點——比較與嫉妒。

無論是《孿生姊妹》還是該隱的故事，其主題環繞於手足之爭，而情節的起因皆和比較與嫉妒有關。該隱和亞伯是兄弟，當弟弟出生後，他就分享了原本哥哥所獨自擁有的，兄弟兩人的競爭與比較也開始展開。雖然露意絲與凱若琳兩人出生的時間相差不多，但兩姊妹在一起，總難免被比較。不僅別人比較兩人的差異，露意絲也自己和妹妹比較，在自述中，她與妹妹比較外貌，比較才能，比較親人的對待，比較人際，各式各樣的事物都互相比較。

上帝沒有要求該隱獻祭，或許該隱為了得到上帝的喜悅而自行將所耕種的收成獻給上帝，而亞伯也學該隱獻祭，沒有想到上帝喜愛亞伯的祭物，卻不喜歡該隱的。這讓該隱起了嫉妒憤恨之心。心理學家指出，人最容易對和自己相像的人產生嫉妒，嫉妒是看到與你有相同目標和志向的人取得成功而產生的不適感。嫉妒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正面的影響是因著競爭使人進步向上；負面影響則是會產生對立、分裂，甚至攻擊他人（李傑 29-135）。

露意絲和該隱一般，希望得到認可。在露意絲的生活中，她希望她的父母、朋友看重她，關心她，愛她。在露意絲的認知裡，這個慢出生的妹妹在出生後霸佔了親人的關愛，在回憶中，大家只記得凱若琳出生的情況，對於她的出生，只有語焉不詳的帶過。露意絲覺得她的父母沒有為她擔心過一分鐘，而擔心對露意

絲而言，代表著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露意絲想成為大家眼中的焦點，她甚至寧願自己長的醜一點，因為怪物通常都很惹人注目。她還幻想自己能成為破獲間諜的人，而讓總統大大的表揚他。

雖然露意絲的父母，沒有要求露意絲賺錢貼補家用，為了得到父母的認同與喜愛，露意絲靠著捕撈螃蟹賺取些許的金錢，減輕了家裡的經濟負擔，為了凱若琳要上音樂學校，她也配合著過著刻苦耐勞的生活。露意絲的夢想是想去念克里斯飛德的寄宿學校，她努力補蟹賺錢，甚至寫詩投稿，希望能存下一筆錢，提供自己念書的經費，但是這麼夢卻在老船長提供金錢給凱若琳去讀音樂住宿學校而破滅。

該隱面對自己弟弟的獲勝，心中有了極大的不滿。而露意絲不僅僅如此，凱若琳對於露意絲的態度，更是讓露意絲恨著凱若琳。凱若琳一直叫露意絲一個她討厭的綽號——喘喘，平時對待露意絲更是不理不睬，甚至是用自身的優點來打擊露意絲，這更是讓露意絲不僅僅嫉妒她所擁有的，面對凱若琳，有時只要一點小事就可以讓露意絲發狂。當露意絲用自己的錢買了乳液，想要透過改變手來扭轉自己的人生，她小心翼翼的使用著乳液，還將乳液放到屬於自己專屬的抽屜深處，沒想到有一天突然看到凱若琳用著她的乳液，露意絲一氣之下，一邊說著：「你拿去！你拿去！把我的東西通通拿去吧」，一邊將乳液丟向牆壁，乳液當場碎裂（190）。這樣的情感越來越濃，已經不單單是嫉妒了，已經到了恨的地步，露意絲恨到想殺了她。該隱代表著憤世嫉俗、自我中心的人，當露意絲只意識到

自己不被重視，自己的弱勢，她就成了該隱，成了因著恨殺死妹妹的兇手。「恨」在基督教信仰中，就等同於謀殺，在《約翰壹書》中提到：「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347)。因此露意絲彷彿真的殺了妹妹一般。

該隱因著嫉妒，殺了亞伯。神面對該隱的不認錯、不反省，神讓他自以為是，自己決定要如何，事情結果會如何。該隱選擇與神隔絕，因此上帝將該隱驅逐，該隱離開上帝。同樣的，當露意絲落入嫉妒的漩渦中，她遠離她的信仰，將自己孤立起來。當露意絲查出「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是上帝所說的話，她認為上帝選擇憎惡她，她的心也要變得剛硬起來。即便是母親的關心，她也不看在眼裡，當母親打算送她前往克里斯飛得讀書，她認為那是母親想要擺脫。這段期間露意絲不去學校，也不去教堂。

被驅逐的該隱，到了挪得之地，該隱在新的土地上開始了新的生活。露意絲開始和父親一起在海事從事男人的工作，在工作中，露意絲開始找到自我：「一個十五歲的女孩能夠做很多被看成是男人的工作，反而不那麼絕望」(236)。當露意絲和父親一起工作的期間，她第一次對生命所賜與的一切感到滿足，一來是她更了解父親，二來是不用在和妹妹與奶奶作戰。這段期間，露意絲認為自己也是一顆很好的牡蠣，即使是凱若琳也影響不了她。工作之外，露意絲亦在課業上找到成就感。當她開始幫忙父親工作後，就沒有去學校唸書了，在母親的要求下，露意絲透過母親以及老船長的教導，加上自修學習，在畢業考時打破了芮思島記錄的最高分。考試成績優異讓露意絲更加肯定了自我。

在得到船長的鼓勵，以及母親愛的肯定下，露意絲得到離開芮思島的勇氣，十八歲離開芮思展開新的生活，到外地生活，露意絲也展開了一個新的開始，這段到外地生活的經驗增強露意絲的自我認同。

露意絲來到群山之中的小村落裡特魯依，她是村落中唯一的護士，大家仰賴著她的專業，醫治小村莊中生病的人，有時甚至是動物，也負責接生新生兒。在這裡當她為約瑟夫的小孩看病，約瑟夫對他說：「為什麼一個像你這樣可以擁有任何東西的女人會來這裡，我終於懂了，上帝從你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為了這個山谷在養育你」。以掃在挪得之地開始過不同的生活，露意絲則是在阿帕拉契山，展開新的里程。

兩個人物除了在特性相雷同外，在外貌上，有個相似點。當該隱被上帝驅逐時，該隱害怕被殺而求耶和華，耶和華給該隱歷了個印記，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了他。這是個罪的印記，一個因著嫉妒而殺害親兄弟的印記，這成了該隱外貌上最大的特點。當露意絲敘訴自己與外表時，特別強調了因著水痘而留下鼻樑上的疤痕，這個疤痕的醜陋與醒目使她被戲稱為「疤面煞星」。這個疤痕似乎也成了一種印記，印著她與凱洛琳的差異，也印著她對凱洛琳嫉妒。

在情節上，《孿生姊妹》與該隱的故事也有著對位性，佩特森依循著該隱故事的發展，開拓了《孿生姊妹》的情節，起因是該隱因著嫉妒殺了弟弟，過程被耶和華審問卻不認罪，結果被放逐，開拓自己的新天地；《孿生姊妹》裡，露意絲面對妹妹優勢，心中滿了嫉妒，在夢境中殺了凱若琳，也因著這份嫉妒，導致

她將自己放逐在工作中，最終因著離開芮思，尋找到自己的新生活。

在《聖經》裡，以掃和雅各的故事著重於弟弟的身上，而該隱的故事則著重在哥哥，故事裡寫出該隱想討好長輩的心，也深刻的描繪了哥哥面對弟弟被偏愛時心中所產生的嫉妒。佩特森將年兄弟姊妹間長者面對年幼者那者心理狀態透的原型落在露意絲身上，露意絲與該隱有著相同的心理狀態，透過一句：「我是一個兇手，就像該隱」(102) 傳達出露意絲內心感受。佩特森使用該隱和亞伯的聖經故事為原型，來補強了露意絲對與凱若琳的心理狀態，將露意絲內心的孤獨表達到了極致。該隱的故事著重在該隱面對弟弟的嫉妒之心，因著嫉妒，該隱在氣憤之下殺了亞伯，佩特森將這樣的心情轉化到露意絲的身上。當露意絲面對凱若琳，她心中的不平、委屈以及憤怒，讓她在夢裡希望凱若琳死亡，甚至是在夢裡用她最熟析的工具謀殺凱若琳。

在 1993 年國民讀書研究中心會議中，佩特森提到：「我沒有雙胞胎姊妹，但我有三個姊妹，並且有時候我是露意絲，有時候我是凱若琳」(Agee 180)。這可以回應到上一節的內容，或許每個人同時是雅各與以掃，也同時是該隱和亞伯，神同時愛我們，也恨我們（恨惡我們的罪）。

第三節 《孿生姊妹》與約瑟的故事

佩特森在《孿生姊妹中》運用了另一個《聖經》中關於兄弟相爭的原型。在露意絲狂野的夢中，她用了《創世記》中約瑟和兄弟的故事（46-61），來反映了她對於自我認同的掙扎。

關於《創世記》中約瑟和兄弟的故事，由於它的故事生動，內容簡潔有力，近代俄國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嘆之為「近代人寫不出來的傑作」（古敏，云峰 194）。《創世記》中記載，雅各娶了兩姊妹為妻，大的叫利亞，生了十個兒子，小的叫拉結，生了約瑟和便雅憫。雅各較愛拉結，因此也偏愛她所生的小孩。約瑟是個聰明的孩子，有一天他宣稱自己做了個奇怪的夢，他說他夢到他和兄弟們一起在田裡捆稻穗，他把捆的稻穗放在中央，而兄弟們的稻穗在四周向約瑟的稻穗叩拜。過了幾天，約瑟又說他做了夢，夢見天上有太陽、月亮和十一顆星星一齊向他下拜。這兩個夢可惱怒了她的兄弟們。

不久後，他們的父親買給約瑟一件五彩繽紛的新衣服，約瑟穿起來像兄弟們炫耀，有一天，兄弟們在示劍附近的田野上，抓住約瑟，把他的彩衣剝下，把他扔進坑裡。猶大提議把約瑟賣給商人，再把衣服撕破併塗上血，告訴父親說有一頭獅子把約瑟吃了。於是他們將約瑟賣給了要前往尼羅河的商人。約瑟被賣給了埃及法老護衛長波提乏，由於他的聰明機靈，很快成為護衛長家中的總管，然護衛長的妻子因為得不到約瑟的親愛，而將他陷害下到監牢裡。

王宮酒政和法老的司膳長一同被關在監牢中，這兩個人有一晚各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們把夢告訴約瑟，約瑟幫他們解夢，而事情也正如約瑟所說的應驗了。

兩年後，法老做了一個夢，沒有人解得出來，酒政這時想起了約瑟，把約瑟從監理放了出來。法老將夢告訴約瑟，約瑟解夢說，這是神要指示法老的事，表示將有七個豐年，接著有七個荒年。之後法老任命約瑟為宰相治理埃及全地。

七個豐收年後，緊接著是七個荒年，遍地都缺乏糧食，雅各就吩咐他十個兒子，除了便雅憫之外，都下埃及去買糧食。宰相約瑟認出哥哥們，要他們把弟弟便雅憫來埃及，才給他們糧食。

當他們將便雅憫帶到約瑟面前，約瑟原諒了他的兄弟們，承認他是他們的弟兄，約瑟告訴他們：「雖然你們要害我，但神是要用我，讓我保全全家人的性命。」於是雅各一家就搬遷到了埃及與約瑟同住。

回到《孿生姊妹》的文本，露意絲在面對凱若琳於聖誕音樂會完美的演出，加上回家後凱若琳驕傲的傳述，醜化另一個獨唱者，露意絲希望父母能制止她但卻沒有。看著凱若琳的笑，露意絲怒火中燒。不得安眠的夜晚，露意絲開始將自己與凱若琳比較，她希望能證明自己的價值，能得到父母的關注。

我渴望有一天，他們也能注意我，給我應得的關注。我的狂想中甚至出現了約瑟的夢境。約瑟夢見有一天他所有的兄弟和父母都會對他鞠躬磕頭。我也夢想著凱若琳向我磕頭。起初，她然然哈哈大笑著拒絕了，可

是忽然間，一隻大手從天而降，逼她跪下，她的臉立刻沉了下來。「噢！

喘喘！」開始向我道歉。「別叫我喘喘，我是莎拉·露意絲，」我在黑

暗中一邊微笑，一邊威風凜凜的對他說，決心要擺脫那個從兩歲起就被

他叫來損我的綽號。(57-8)

這段話是露意絲的自白，《敘事學》中提到：「自白指人物與自身對話，將自己的感受、看法、和判斷說給自己聽」(胡亞敏 92)。透過人物的自白，能看到人物的思考與感受。這段露意絲的自白，呈現了她內心對與凱若琳深刻的不滿以及想要凌駕於凱若琳之上的感受。

透過露意絲對於約瑟的認同，對照《孿生姊妹》與約瑟故事的情節，可發現兩組故事在情節上亦有對位的關聯。在約瑟的故事中，故事的起因在於約瑟做了一個夢，這個夢是代表他父母兄弟的日月星及稻禾向他下拜。同樣在夢中，露意絲在白日夢的狂想中強迫凱若琳向她跪拜。跪拜表示臣服，表示尊敬，往往只有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進行跪拜，在約瑟的夢境中，父母兄弟向他下拜，那是預表將來約瑟的地位會高於他的父母兄弟。

故事的過程果然讓約瑟成了埃及的宰相，大飢荒時，他的家人為了糧食來求靠他。雖然以當下的情況來看，露意絲比不上凱若琳的外貌與能力，但露意絲內心渴望自己能像約瑟一樣最後得到能力，讓自己的雙胞胎妹妹臣服於她。然而起初凱若琳笑並且拒絕，但是接著一隻巨大的手從天而降，並且將凱若琳推著下跪。這巨大的手象徵露意絲希望運用力量超越凱若琳，讓凱若琳屈服，然而以目

前現實的情況，露意絲也明白當她獨自一人時，她是毫無力量的，因此她希望能有一個力量之手來幫助她完成勝過凱若琳的夢想。

約瑟故事的結果在於約瑟提供了雅各一家的糧食與住所，應驗了他小時後的夢境。對照《孿生姊妹》，希望勝過凱若琳的意念持續存在於露意絲的心中，當露意絲捕蟹回家後，凱若琳嗔聲細氣的說她指甲髒。面對凱若琳的態度，露意絲氣憤的認為凱若琳在羞辱她，她忍不住尖叫起來。「要不時我賺錢貼補家用，她哪來的閒錢去索爾斯伯利上音樂課？她應該跪下來感謝我為他所做的一切才對，竟然還批評我？她哪有資格？」(100) 露意絲捕蟹賺錢，貼補家用，提供了凱若琳念音樂學校的費用，對於這點露意絲認為凱若琳應該要下跪來感謝她的供給，就如同約瑟在家鄉沒有糧食時，他供應糧食給族人，族人面對這位慷慨的宰相叩拜感謝。

在《孿生姊妹》中還有一處也用到了約瑟這個聖經故事的原型。當柯爾與老船長瓦倫希越來越熟識，瓦倫希需要有人幫他整修房子或舊碼頭，但礙於安息日的規定，柯爾星期天沒有辦法幫忙。有一個星期二，他們提早結束捕蟹的工作去找老船長，瓦倫希原本打算付工錢請他們兩人幫忙修房子，沒想到柯爾拒絕收錢幫助瓦倫希。「他倆你一言我一語的，三兩下就把我當成奴隸給賣了。我很想暗示他們偶爾拿點小費也沒關係，卻苦無機會」(119)。於是露意絲和柯爾開始每天下午來老船長家當兩個小時的奴隸。

約瑟被哥哥們賣給商人，到了埃及當奴隸，失去了自由，供別人使喚差遣，

這不是約瑟自願的，是被情況所逼，露意絲也是。因著她唯一的好朋友主動願意幫助老船長，在情況所逼之下，她也只好一起來幫忙，這種感覺就像沒有經過她的同意就把它賣掉一般。每天都要到老船長家幫忙兩個小時，失去了原本時間的自由，被老船長指揮著做東做西，即使累了也不敢吭一生，就像個奴隸一般。

約瑟面對被哥哥們賣到埃及當奴隸，被奴役，被冤枉，被下到監理，最終成為埃及的宰相，這個過程中約瑟成長了！原本在家中他只是個被父親寵愛至極，不懂人間疾苦的人，被賣後他接受自己的命運，試圖從中賦予意義；活在當下，證明奴隸能夠飛上枝頭變成宰相。當他的哥哥來求他原諒時，約瑟原諒了他們，他克服了仇恨，化仇恨為激勵和愛的力量時，成他了一個安心而快樂的人，因為做夢者能夠把過去和未來結合在一起，而勝利者能打開胸襟接受愛。

青少年的露意絲面對雙胞胎妹妹凱若琳，她的心中充滿了憤怒與仇恨，無法接受凱若琳導致露意絲也無法認同自我，雖然露意絲沒有如同約瑟一般真正被賣去為奴，當露意絲留在芮斯島將自己封閉起來時，她的心就如同奴隸一般沒有自由、盲目工作。直到她離開芮思，到了美國大陸開始一段不同的生活，開始真正成長。當她第一次遇到她未來的先生時，他說：「上帝從你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為了這個山谷在養育你」（302）。當約瑟的哥哥害怕約瑟報復他們時，約瑟告訴他們：「我就是被你們賣到埃及的弟弟約瑟。但是，你們不要為這件事憂慮自責。上帝為了保存大家的性命，親自差我先到這裏來。」（59）

情節的基本序列是由三個功能組成：起因、過程、結果（胡亞敏 123）。《聖

經》中約瑟的故事的起因是約瑟做夢被兄弟嫉妒；過程在於被賣至埃及為奴，因著解夢成為埃及宰相；結果是原諒其兄弟，接父親同住。《孿生姊妹》裡露意絲的經歷有如約瑟故事中的情節。露意絲在白日夢中讓凱若琳對他跪拜，因著對凱若琳的嫉妒與不平將自己封閉在芮斯島成了自囚的奴隸，最終體會出神的愛與神的安排。萊肯認為約瑟的故事有著喜劇的情節（有快樂結尾的情節）成 U 型發展，故事先隨著多種的災難的發生而落入谷底，然後又隨著情況好轉而有歡喜的結尾（《聖經文學導論》 91）。《孿生姊妹》的情節也類似於 U 型的敘事結構。露意絲雖著情節的發展，心理狀態每況愈下，跌至谷底後，情況慢慢好轉，最終有個好結局。

在人物的敘寫上，佩特森主要將約瑟的故事融入露意絲的自白中，透過露意絲對於約瑟的投射來敘寫露意絲的內心想法。約瑟雖然不是家中排行的老大，但他被兄弟孤立排擠，有過一段痛苦孤獨的經歷，在家中老是在凱若琳陰影下的露意絲亦經歷成長中的痛楚，然而約瑟後來的成功，讓與妹妹比較中迷失自我的露意絲寄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約瑟，被大家重視景仰。

在主題的呈現上，萊肯提到，約瑟的故事暗指著「神在保護約瑟」（《聖經文學導讀》 93）；在《孿生姊妹》中佩特森傳達出相同的主題，雖然露意絲經歷的一段痛苦的掙扎，然而上帝的美好安排卻在其中，在特魯依村莊中，露意絲真正接受了小時候的經歷，也原諒了凱若琳，進而完成了自我的認同。約瑟知道即便他被哥哥賣到埃及，神從未瞥棄他，他所遭遇的不幸與苦難是為了成就神在雅

各家的幫助。成熟的露意絲終於理解當初凱若琳所唱的詩歌：「我浪跡天涯，沉吟深深，為何耶穌救主願意捨身？拯救你我可憐的世人，我浪跡天涯，沉吟深深」

(51)，這首歌是在 1930 年代由奈爾斯 (John Jacob Niles) 所錄製聖歌，「表明了人生的孤寂，並且主張上帝注意每個靈魂，無論其地位的高低」(Trupe 85)。

露意絲發現原來耶穌因為愛世人而降生在世，神不單單愛凱若琳，神也是愛她的。佩特森將約瑟故事的主題放入《孿生姊妹》中，讓露意絲明白神並非離棄他、不愛她，她也從中真正的找到了自我的價值。



第肆章 小說人物與聖經經文

《孿生姊妹》除了運用了聖經故事原型來成為全文的骨架外，佩特森也中大量的運用到《聖經》中的文句，以下簡稱為經文。這些經文就如血脈般交錯連貫於文本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小說主要目的就在講故事，而故事中的角色通常是人，《小說概說》提到：「人物是小說整體形象的核心，沒有人物就沒有小說」（劉世劍 64）。而在《小說鑑賞》中提到，作家展現人物最終要的手段之一是人物的語言（布魯克斯、沃倫 141）。在《孿生姊妹》無論是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在其言談之間或多或少都與經文有所關聯。因此筆者欲從《孿生姊妹》中各個人物著手，探究書中人物對於聖經的引用與詮釋以及影響。

第一節 露意絲對《聖經》的解讀

《孿生姊妹》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法，透過露意絲來說出整本小說，當中可以看到露意絲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在露意絲言語中，不時能讀到《聖經》的相關內容，可能是一個語詞、一句經文或是一個典故。

佩特森將文本的主要環境，放在芮思島，胡亞敏的《敘事學》中提及：

環境指構成人物活動的客體和關係。他是故事結構中不可或缺的因

素……環境在故事中具有多種作用，它可以形成氣氛、增加意蘊、塑

造人物乃至建構故事等……環境包括三大要素：自然現象、社會背景、

物質產品。(159)

佩特森在環境的設定上，將芮思島的社會背景設定是個深受衛理公會影響的小島，在島上的居民大多堅守信仰的禮儀規範，因此，露意絲在耳濡目染之下，她的語言中不知不覺會出現「上帝」的相關助詞，如上帝啊、上帝保佑、上帝垂憐。她的生活中也有禱告讀聖經的習慣，書中提到她的禱詞：現在我要躺下來安睡，祈求主保管我的靈魂，若我在醒來前死去，祈求主帶走我的靈魂（55-6）。甚至連她所唱的歌、吹的口哨都和基督教信仰有所關聯，如：正得意忘形的一邊吹著口哨「感謝上主領我平安穿過烽火（Praise the Lord and Pass the Ammunition）」，一邊把糖罐送回廚房（63）。

而她情感的表達，許多時候更是透過《聖經》的典故來呈現。當她覺得孤單時，即使她讀到「上帝與他同行」，她卻倍感孤單。當她希望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時，她想到約瑟的夢。面對凱若琳的嫉妒，她覺得自己像該隱。當她初潮來時，她形容自己的心靈健康像死了三天的人（與耶穌被釘十字架上受難後第三天復活暗合）一樣。當颶風侵襲芮思島後，和老船長一起巡視家園的殘破，露意絲想像自己是個有智慧的奴隸（約瑟）能安慰輔弼法老王。

故事的高潮，從奶奶告訴露意絲「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開始。從這個點，露意絲對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價值徹底瓦解，瓦解之因在於她對於這節經文的解讀。

首先是面對雅各和以掃的關係。當老船長讓凱若琳去念音樂學校時，露意

絲自認輸給了凱若琳，因為老船長選擇幫助凱若琳而不是幫助她。在露意絲的印象中，大家都是說「雅各和以掃」，沒有人說「以掃和雅各」，小的註定凌駕在大的之上。接著，露意絲開始尋找這句話在聖經中是誰所說的：

這句話是誰說的？我記不起來了。是雙胞胎的父親以撒嗎？不！聖經

上說，以撒本來是比較喜愛以掃的。也許是他們的母親利百加吧！是

他利用計謀幫助雅各偷走了原本屬於哥哥的幸福。利百加——我從很

小的時候就開始恨她了，可是我知道，這些話並不是她說的。(230-1)

躺在床上的露意絲，急忙起身從舊箱子中翻出聖經，找到這句話的出處：「羅馬書，第九章，第十三節。原來是上帝說的話」(231)！這節聖經接下來寫道：

「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他剛硬，祂只堅強祂要堅強的人」

(231)。讀到這兩處經文後，露意絲的詮釋是「既然上帝選擇要憎惡我，那麼我的心變得剛硬，也是祂的旨意」(231)。露意絲認為在她還沒有出生前，上帝就判她出局了，於是露意絲選擇離棄上帝，也放棄了自己。站在露意絲的角度，不難理解為何她會如此詮釋這段經文，自小在各個方面露意絲都認為凱若琳好於她，當她讀到這節喜好分明的經文時，她自然而然的將自身經驗套入經文中，原來上帝喜歡小的，不喜歡大的。

露意絲會選擇離開上帝、離開教會，在文本中有跡可循。雖然身處於宗教生活嚴謹的芮思島，露意絲卻保有自己的想法與作法。當柯爾和露意絲一起捕蟹時，露意絲講了關於上帝認為自己是羅斯福總統的笑話，這對當地人而言，是大

不敬的言行，而露意絲認為這僅僅只是一個關於諷刺政治人物的笑話。面對不能說任何對上帝不敬的相關話語或詛咒人的話語（如上帝呀！滾到地獄去吧！要死的）的柯爾，她覺得不以為然。此外，在芮思島上，需要遵守十誡的命令，如安息日（十誡第四條），安息日當天不能工作、玩樂、聽收音機等。但是當露意絲在星期天感到無聊時，她會轉開收音機偷偷聽著，因此讓她得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事件。當世界瀰漫在戰爭的陰影下，聖誕節前，露意絲認為不該在這個時候慶祝「和平之王」的誕生，而老師卻回答她「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本來就有成先上萬的人正在受苦，正在瀕臨死亡，露意絲」（46），並要大家繼續練唱，這讓露意絲困窘萬分。

對於聖經的內容，露意絲也非全然被動的接受，她會將聖經的內容與自身的經驗相對照，當她讀到「當我走過死蔭的幽谷，我將無所恐懼，因為，有主與我同行」時，她想到是凱若琳也時常與她同行，她卻覺得孤寂。當露意絲翻閱聖經想尋求經文減輕自己的罪惡感或尋求不會被審判的依據時，她看到的是上帝對於有些人的偏愛，如大衛、摩西、保羅。大衛為了有夫之婦殺了自己的部下、摩西不滿虐待猶太人的埃及人而將對方打死、保羅親眼看到司提反被石頭打死而歡樂並且殘害教會。這些人最終卻都得到上帝的原諒，露意絲將這些人視為上帝的寵兒，因為上帝喜愛他們，所以即使他們犯下嚴重的通姦殺人罪，也可以逃過被審判的命運。

雖然露意絲不全面接受傳統信仰的一切，卻也很難不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面對這些誡命，特別是知道自己犯了這些誡命之時，露意絲心中還是潛藏著罪惡與害怕。當他們要進入布拉瑟頓姑婆家幫她打掃家裡時，由於沒有經過姑婆的同意，露意絲想到：豈不等於私闖民宅？我常常聽到衛理公衛的人因此祈求上帝的寬恕，可見這應該是一種很嚴重的罪行（136）。如當露意絲罵凱若琳笨蛋，凱若琳回敬她：「說人笨蛋的，將難逃地獄之火」時，她想大喊，希望有人告訴她，她不會陷入地獄之火（182-183）。即便露意絲已經決定離開上帝後，她的思想卻依然受到就有的宗教影響著。當她與母親吵架時，她想到的是自己犯了十誡中的第五誡——孝敬父母。有時她也以聖經的話來反擊奶奶的言行，當奶奶用聖經的話罵媽媽是蕩婦時，露意絲要奶奶讀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四節：「兩相比較，寧可住在屋頂的角落，也不與愛爭吵的婦人同住。（284）」

生活在芮思島，生活總是無法不被這些宗教規條限制，面對這些種種的限制，露意絲在敘述中時常傳遞出想要掙開這種束縛的慾望，「我一心認為只要我能來開這個島，就能擺脫所有的恨、罪、詛咒，甚至上帝。（103）」、「為什麼這麼好笑？是因為終於發現島上有什麼是自由的——是不受上帝、摩西，或著衛理公會教派所管轄的嗎？我們愛怎麼對貓說話，就怎麼說。（129）」對於露意絲而言，自由就在於不要遵守這些誡命規範，離開這座島就等於離開了這種種的捆綁。因此露意絲先選擇心轉離上帝，不再禱告，接著藉由工作之由不再上教會，脫離了宗教生活。

青少年時期的露意絲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核心的認識停留在律法主義中。對

於種種的誡命，她是因為害怕被審判、恐懼下地獄而勉強遵行，由於不是真正了解這些誡命背後的意義而死守著規範，然而這樣的死守只是讓自己覺得不自由、不快樂。

對於聖經的解讀，露意絲用自己的想法觀念去解讀。關於解讀聖經，〈解經原則〉中說到，解經原則有三：

（一）把聖經裏面的意思解釋出來(exegesis)，而不是把外面的意思解釋進去(eisegesis)。

（二）注意上下文和字義的解釋。

（三）注意文化、歷史、和社會等背景。

而解經容易犯的錯誤有：

（一）斷章取義法——忽略其上下文。

（二）先入為主法——找適合的經節來支持自己的觀念和論點。

（三）唯理主義法——將一切經文合理化。

（四）虛構故事法——把認為『不合理』的經文當作虛構的故事，或將歷史事實斷定與屬靈真理毫無相關。

（五）純歷史學術法——把聖經當作純粹研究聖經人物的史學資料。

（六）靈意解經法——對故事的每一個細節都加以靈意化。

（七）字句主義法——堅持經文一定要照字面來解釋。

（八）預表主義法——認為舊約的每一點滴都是預表新約的。

而露意絲對於聖經的解讀，正好犯了解經容易犯的第二個錯誤：先入為主法，自己已經有了既定的想法後，再從聖經中尋找出相符合的經文來證明自己的想法。因此露意絲認定上帝早已做了選擇，選擇愛小的，不愛大的。由於上帝先選擇放棄她，因此她也選擇離開上帝。

若查考核心經文《羅馬書》中的「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若單從此節的上下文聖經來看，這段經文在闡述神全能的揀選，神根據祂全權自由的揀選，這樣看來似乎真有所不公平，然而根據保羅的闡述，神的揀選並非毫無依據可言，到了本章的後半部，保羅指出神的棄絕在於人的不信。《羅馬書》的重點在於強調基本的福音：「因信稱義」，人人都是罪人，沒有辦法靠著任何的行為來得救，唯有透過信心，相信神的赦免與拯救才能成為義人而得就。

然而，雅各和以掃是雙胞胎，都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兒子，他們是從同一胎所生的，是一個的。若從人類的實際情況來看，整個人類或是每個人是雅各，同時也是以掃。我們的生命是同時被愛、被恨，我們是上帝所恨的罪人，也同時是祂所要救贖的兒女。「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乃是一體的兩面，這位上帝不是自我矛盾的上帝，因為愛的另一面是恨，揀選的另一面是拒絕（黃六點、李元樞 201）。這反映了人往往有不同的面向，有時我們是雅各，有時我們也是以掃。

露意絲雖然因為曲解聖經的意義而遠離上帝，之後也離開了芮思島，在基督教與天主教並存的特魯伊村中開始另一段的生活，她在這裡助產士的工作，當

她替另一對雙胞胎接生後，她回想起凱若琳唱過的一首歌，讓她體驗到了原來並非她的親人偏愛凱若琳，上帝也非偏愛雅各，神愛世人，因此耶穌降生並捨身，為拯救世人。露意絲原本從自身的經驗去解讀聖經，而有所曲解，現在恰恰相反，她是由親身的體驗明白了神的愛。



第二節 奶奶引經據典的責備

「對話是刻畫人物的有效手段。人物以各自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意願、行為動機，並影響對話的另一方，人物說什麼和怎麼說透露著各自的性格」（劉世劍 221）。佩特森透過露意絲的奶奶口中所說的話，深刻的描繪了她的性格。

在《孿生姊妹》中，露意絲的奶奶是個不容小覷的角色。對露意絲而言，這個奶奶一直是她不喜歡的對象，但這個奶奶也往往是最快看出她心思的人。露意絲的奶奶可以代表芮思島上的傳統婦人。在信仰上，她對《聖經》倒背如流，隨時能找出話來應答，例如，當颶風來襲時，她引用《新約聖經》中耶穌命令海浪平息的典故²禱告：

「喔，主啊！」她大聲的禱告，「請祢讓風浪平息吧！哦，主耶穌，祢在加樂利對暴風雨說『平息吧！』它立刻遵從了祢的旨意。哦！主啊！請祢再次降臨，停止這興風作浪的惡魔吧！」（157）

她也遵守著信仰上的規矩，上主日、參加禱告會、遵守誡命、守安息日。不僅自己遵守，她也要求她的家人遵守。當露意絲因故沒參加主日時，奶奶責備她懶惰不上教堂，還認為要狠狠打她一頓，她才不敢這樣做。面對不信基督教的人，她嚴厲的譴責。當露意絲不再上教會， she 就把永恆的詛咒搬出來責罵露意絲。當她面對希倫·瓦拉思時，更是稱呼他為異教徒，當暴風雨來襲，希倫·瓦拉思拿《聖經》要唸給她聽時，她說：「一個異教徒沒有資格讀上帝的話」（161）。當

希倫·瓦拉思因颶風肆虐無家可歸，需要寄住在露意絲家時，她又說：「那個異教徒別想住在我的屋子裡，更別想睡我的床。我知道他一直想上我的床」(194)。

生活上她遠離海，遠離那個屬於男人的領域。露意絲形容奶奶：奶奶常說的兩句老話，一句是「我愛上主 (the Lord)！」另外一句是「我討厭海。」(59)。對於海，布雷蕭奶奶始終保持的距離，有時甚至連坐船她都不願意，因為這個緣故，她沒有去紐約參加凱若琳的婚禮。

奶奶也是最早看穿露意絲的人，特別是看穿露意絲剛萌芽的感情。當露意絲發現自己對老船長的情感後，奶奶讀出了她的變化，奶奶認為露意絲被老船長拐了。奶奶也看出了露意絲對凱若琳的嫉妒，因此當老船長幫助凱若琳後，奶奶對露意絲說出「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全然衝擊露意絲的心靈，種種對露意絲的惡言惡行，成為露意絲成長改變的驅力，讓她希望可以離開芮思島，絕對不要像奶奶一樣在島上等死。

布雷蕭奶奶對於《聖經》非常的熟悉，然而對於《聖經》的運用，她大多用在責備人上。除了上述提過她用來責備露意絲之外，在小說的後半出現大量的經文在於奶奶用來辱罵露意絲的媽媽蘇珊。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布雷蕭奶奶的內心起了變化，她突然認定蘇珊就是偷走她丈夫的女人。母親一邊工作，奶奶一邊在蘇珊耳邊念著聖經，《箴言》第六章「或於淫婦、患莫大焉」的段落……「若懷裡藏火，衣服豈能不燒」(250)。

《箴言》第六章先告誡年輕人要遵守父母的訓誡與教導，使他們遠避蕩婦，蕩婦

會使他們失去一切，和蕩婦在一起就像懷裡藏火，衣服怎麼可能不燒掉呢？走在炭火上面，腳怎能不燙傷呢？和蕩婦在一起，是愚不可及，等於在毀滅自己。

露意絲進到廚房，奶奶叫露意絲：「你叫那蛇蠍心腸的淫婦，聽聽上帝的話」

(250)，之後又繼續唸著《箴言》第七章，內容前半段敘述了一個年輕人如何受到淫婦的引誘，如同牛前往宰殺之第。父親從門口進來，聽到自己母親對妻子所唸的經文，特魯伊反而吻了妻子的脖子與她輕聲說了幾句話。布雷蕭奶奶繼續唸著她的《聖經》，「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鳥急入網羅，卻不知是自喪己命」(252)。唸完第七章的結論，說到「她的家就是通往地獄之路」的時候，露意絲的父親抽走奶奶的聖經，奶奶才結束這段引經據典的責罵。

再另外一處，當蘇珊和特魯伊參加完凱若琳的婚禮，從紐約返回時，奶奶嗅出他們兩人親密的氣氛，因此又抓起《聖經》，唸出「我的兒子，給我你的心！用你的眼睛，細心的為我看路。因為一個蕩婦就是一道深溝，一個陌生的女子就是一個狹窄的陷阱」(283)。這段經文引自《箴言》第二十三章第 26 到 27 節。從露意絲到蘇珊，奶奶就像偵測器，偵測著物理吸引力或著激情指示的回應。

當美國投原子彈在廣島後，原子彈的威力將奶奶的專注力轉向世界末日，因此她不斷提醒家人，要和巴比倫的淫婦奮戰，要為上帝的來臨做好準備，也不斷複訴著世界末日會有的景象。

她不斷的告誡我們必須和巴比倫的淫婦奮戰，要為上帝的來臨做好準備。……在奶奶的心中，那淫婦就是羅馬天主教的教皇。……找出幾

個讓人頭昏腦脹的段落——太陽變黑，月亮淌血等等。(253)

在《聖經》最末卷——《啟示錄》中提到巴比倫的淫婦。巴比倫城在公元前 600 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壯麗的城市，它是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建造而成，是巴比倫帝國的首都，城中的「空中花園」是世上七大古文明建築之一。巴比倫曾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的政治、商業和宗教中心，以奢華和道德腐敗著稱。因此巴比倫在聖經中被形容成一個妓女，是世界上的淫婦，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親³。到了世界末日，會有許多的災難臨到，這些災難有：人及牲畜身上長出惡且毒的瘡、海變成血、江河與眾水的泉源變成血、日頭用火烤人、黑暗降臨、伯拉大河乾涸、大且厲害的地震等等，而巴比倫將傾倒，基督再臨。

露意絲的奶奶在言談間充滿著濃濃的基督教氣息，然而這種帶著濃厚宗教色彩的角色，不僅僅出現在《孿生姊妹》中，在她其他的作品也可以讀到類似的人物。例如，在《吉莉的選擇》(*The Great Gilly Hopkins*) 中，吉莉的新寄養母親也是個對信仰虔誠者，她每天讀聖經，虔誠的向上帝禱告，每個星期上教會。她相信上帝為她帶來的兒女，不論他是否個性良好，聰明與否。對於吉莉眼中的低能弟弟，特拉特太太說：「只要上帝把它交給我一天，我就不准任何人傷害他」(《吉莉的選擇》 20)」。她也時常說：「感謝上帝」。她要求吉莉，不可以說對上帝不敬的話，如天呀 (Good god)。她也要吉莉星期天一起上教會，她以會引用聖經對吉莉說話，如打掃時，她說：「是呀，就如聖經所說的，塵歸塵，土歸土」(《吉莉的選擇》 102)」。對吉莉而言，這個寄養母親是個不折不扣的宗教狂。

在另一部佩特森的作品《織女力蒂》(Lyddie)中，出現了不少有基督教背景的人物。力蒂的母親遇到大熊襲擊他們的家，她大喊：「主呀！拯救我們」。她認為那是末日的預兆，因為她說聖經記載「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織女力蒂》14)，此段經文出自《彼得前書》第5章第8節(340)，當母親寫信給在紡織工廠的力蒂時，她在信中不忘提到「但神的旨意依然會實現」。此外，當力蒂從旅館返家探望時，她遇到了一個潛藏在她家的黑人，這個黑人一看到力蒂，先誦出聖經裡的一段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人不從門進去，倒是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是強盜」(《織女力蒂》61)。這是《約翰福音》的第10章第1節(142)。原來這個黑人原來是個傳教士。另外一個較明顯的人物是與力蒂住在同一間宿舍的艾美麗亞，她的父親是為牧師，當力蒂與她首次碰面後，她就問力蒂，安息日要上哪一間教會。力蒂表示她沒有打算上教會，艾美麗亞提醒她，上教會是為了她好。當力蒂與室友為了看小說不上教會，艾美麗亞說出「小說是魔鬼用來引誘脆弱的年輕人……你們這些不信神的人，嘲諷神的人，我不曉得要怎樣跟你們繼續住在同一個房間裡」(《織女力蒂》132)。

在佩特森的小說中，不時可以看到基督教色彩濃厚的人物，這些人物的共同特色是遵行基督教的規範，言語間時常透露聖經或信仰的相關詞語，雖然如此，若再區分這些人物，有一種是有著基督教的外貌，卻沒有基督的心腸。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如露意絲的奶奶，她就如耶穌口中的法利賽人一般。法利賽人是一

群具有共同特色的人。「法利賽人」的原意是「分別出來的一群人」，指的是從一切的「不潔淨」中分別出來。法利賽人最大的特色是在於他們的宗教「敬虔」，也就是他們願意以最詳盡、最嚴謹的態度，來解釋並遵守律法。然而法利賽人卻因遵行立法的字句，漠視律法的精義，變得只重視行為，假冒為善。在《馬太福音》第 23 章記載著耶穌對法利賽人說：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卻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33)

露意絲的奶奶就像法利賽人般，她遵行著一切基督教的行為規範，她向上帝禱告、勤讀聖經、守安息日、遵行十誡……然而她的內心卻沒有基督的愛，沒有比行為更重要的公正義理、哀憐同情以及誠實信用。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信望愛是三個中要的核心，當中的愛佔有重要的地位，耶穌的降生是因為他愛世人，為了除滅世人的罪而降生。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中，耶穌曾回答律法師要如何得到永生的問題，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接著耶穌說了一個關於撒馬利亞人幫助遇難人的比喻，來說明，即使是猶太人所敵視的撒馬利亞人也是好鄰舍(96)。耶穌也曾說，要愛人如己，甚至要愛仇敵。由此的檢核奶奶的行為，當希倫·瓦拉思的家被颶風吹垮後，奶奶非但沒有因憐憫而幫助他，反而拒絕讓他寄住在她們家中。面對與她同住的媳

婦，奶奶不是用愛與她相處，而是將她當作搶走他兒子的仇人。面對內心脆弱的露意絲，奶奶用的是一種論斷批評的口吻將她推入深淵。

在《羅馬書》十三章中提到：「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223），而法利賽人的行為只重律法被耶穌所怒斥，佩特森創作前就決定在《孿生姊妹》中，放入奶奶這樣一個表面虔誠，內在卻沒有真心的角色，佩特森於紐伯瑞獎致詞中提到，在她的紙片中曾寫到：一個滔滔不絕說出（假）虔誠話語的祖母或是其他住在一起的親人。她可能是說出「雅各是我所愛」的主題（Paterson “Newbery Medal Acceptance” 390）。佩特森透過這個令讀者覺得恨得牙癢癢角色顯出了諷刺與批判，這樣的角色表面好樣為了信仰做了許多的事，然而她的行為卻只讓人更遠離這個信仰，就像露意絲聽了奶奶的話後，反而遠離的上帝，這樣的「反派」角色，除了傳達出《孿生姊妹》的探討主題，也加強了情節的曲折，更多引發讀者的省思。

第三節 母親等人與聖經的運用

佩特森將《孿生姊妹》的故事時空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芮思島，她將這個島塑造成一個具有濃厚基督教衛理公會色彩的島嶼，在島嶼上生活的人們可說無一不受其影響。除了前兩節所提及的露意絲與布雷蕭奶奶之外，蘇珊·布雷蕭、麥克柯爾·普奈、希倫·瓦拉思和凱若琳的言談中，也都可以看到《聖經》的蹤影。

首先是露意絲的母親。露意絲的母親蘇珊在文本中與其它人物不同之處在於她是外來的人。她原本非生活在芮思島，是因為來到芮思島擔任老師，之後，嫁給了特魯伊才留在芮思島。因此蘇珊和島上的居民有所不同，例如島上的居民不碰酒，母親卻會用自己私釀的酒來做菜。露意絲形容他的母親很少說島上的常用語，像是感謝主、上帝保佑之類的話，然而文本中提到過兩次蘇珊說了「感謝主」。頭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露意絲說到：我爸說他自己「沒用了」，我媽媽卻說「感謝主」（41-2）。第二次是遇到颶風來襲，特魯伊巡視後回報他們的船沒事時「感謝主」媽媽輕柔而堅定的說（175）。第三次則是當露意絲和凱若琳吵架時，「哦，上帝保佑！」媽媽說。她平時很少說這種典型的島上用語（182）。露意絲不斷的強調母親鮮少說類似的話，對露意絲而言，當母親說出島上居民特有的話語時，似乎表示情況特殊，事態嚴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媽媽蘇珊在重要的關頭，會透過宗教的言詞來表達自己心中的強烈的感受。

另一個常要搬出《聖經》誡命的人物是柯爾。青少年時期的柯爾，從小受到他奶奶的薰陶，對與說話和行為有著高標準，露意絲形容他像個老牧師。他嚴謹的遵守著在《舊約聖經》中神所頒布的十誡。十誡首先出現在《聖經》的《出埃及記》(92-3)，是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所說的話，十誡分別是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第三誡：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第四誡：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第五誡：當孝敬父母。第六誡：不可殺人。第七誡：不可姦淫。第八誡：不可偷盜。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第十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這十誡對於柯爾而言，有如聖旨一般，條條銘刻心中，不能逾越。

文中有好幾處，柯爾提出十誡命來提醒別人不可犯誡命。當露意絲和柯爾在談論剛來到島上的人可能是間諜時，他們討論到能不能說的話：

「老天 (Good heavens)」

「你又在說不敬的話了，我奶奶……」。

「我沒有說不敬的話，不敬的話是『上帝呀！(God)』還有『滾到地獄去吧！(hell)』，『要死的』(damn) 這些才算！」

「你又說了！」(85)

對柯爾而言，指著上帝名來說話是不恰當的，因為《聖經》的十誡中提到不可妄稱耶和華——你 神的名。在佩特森的《吉莉的選擇》中也有類似情況，

吉莉的寄居母親告訴她，在她的屋裡，她不能隨使用上帝的名字（《吉莉的選擇》20）。

還有一次，老船長剛到島上，需要柯爾和露意絲隔天來幫忙修小碼頭，但柯爾回答：「星期天是不能動鎚子的」（116）。這是關於十誡的第四誡，要遵守安息日，因為上帝也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這一日無論是個人、兒女、僕婢、牲畜，並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之後，露意絲想透過老船長不知到誡命來證明他不是希倫·瓦拉思，而用「第七誡」來騙他，沒想到對十誡倒背如流的柯爾立刻嚷著說：「第七？什麼第七？第七誡跟星期天動鎚子根本沒關係，第七誡是，……關於通姦的」（117）。

島上的居民除了遵守十誡之外，他們亦守著其他的誡命，在語言方面，他們不說非事實以及咒詛人的話。當露意絲對他訴說關於播音員的笑話時，柯爾認為不是事實的笑話是謊話，因為說謊在《聖經》中是不被允許的。之後露意思又說了一個關於上帝需要精神科醫師的笑話，柯爾指責露意思說到了「地獄」，也說這則笑話是扯淡。當希倫說出：「去死吧！」（Damn it to hell!）柯爾立刻對他說：「船長，說那種話是違反戒律的。」（129）因為《詩篇》第109章第17節提到：「他愛咒罵，咒罵就臨到他」（741），另外《羅馬書》第12章第14十四節說到：「只要祝福，不可咒詛」（223）。無獨有偶的，凱若琳也曾用經文來責備露意絲，當露意絲罵凱若琳時，凱若琳即對她說：「說人『笨蛋』的，將難逃碧玉之火」（182）。

從青少年時期的柯爾的話語中，能清楚看到他將《聖經》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他代表著島上居民的典型，在與露意絲與老船長的互動上，扮演著對照的角色，透過他也突顯了露意絲與老船長脫離宗教束縛的言行。

聖經不僅有著種種的誡命，它也有著安慰人的話語。這點在老船長希倫身上可見其功用。在《孿生姊妹》中，有兩處提及此類的作用。首先是當可怕的暴風雨侵襲芮思島，希倫拿出了《聖經》，讀出《詩篇》第四十六篇的內容：

上帝是我們的避風港，我們的力量，也是我們困境中的救援。……我們無須害怕，就算大地崩解，高山入海；就算海水呼號，波濤盪動，山搖地動……」（162）

詩篇中的大衛，透過詩歌來宣揚神的大能與他的信心。雖然陸地分裂，沉到海底，萬物似乎被深淵所吞食，大衛依然宣告他對神的信心，因為神的大能保護祂的百姓。當露意絲一家面臨颶風這個可怕的天然災難時，這首詩，是他們內心的宣告，宣告他們相信神會帶領他們度過這天災，也會安慰他們的心靈。這段經文在露意絲的心中出現了驚心動魄的畫面，卻也讓她開始向往她從未見過的山。

另一處是在布拉瑟頓姑婆的追思禮拜中。

當眾人朗誦第二十三首聖詩——「啊，當我行過死蔭的幽谷，我將無所恐懼，因為有主與我同行……」時，凱若琳靠著他，握住了他的手，好像他是一個需要服持的小孩一樣。（216）

在此處，這段經文安慰了老船長希倫的心，當他面臨妻子死亡之際，雖然失去了妻子，然而神是與他同在的。然而相同的經文在《孿生姊妹》也曾出現過，相同的經文，露意絲心中卻沒得安慰，因為她常與凱若琳在一起，心中卻依然孤單。希倫船長雖然原本是島上的居民，但中途他離開了芮思，當他年老再回來時，雖然表面上他不遵守宗教的規條，但是在重要時刻，他會透過誦讀聖經來安穩人心，而聖經經文也能安慰他的心靈。

在佩特森的作品中，時常可以看到她運用聖經經文，在《織女力蒂》裡，當力蒂獨自面所操作的三台織布機時，她運用了《詩篇》第 121 篇和第 137 篇的內容來安撫她的內心：她最喜歡聖經的詩篇。「我要向山舉目……」還有「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想到錫安就哭」（《織女力蒂》 226）。在同一本書內，力蒂的母親說到：「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織女力蒂》 14），此句來自於《彼得前書》第五章第八節。在《吉莉的選擇》裡則出現了「塵歸塵，土歸土」（《吉莉的選擇》 102），這是出自《創世記》。佩特森將她熟悉的《聖經》運用在她所創造的人物言談之間，透過引用刻畫了人物的心情與思想。

第五章 佩特森的敘事策略

整部《孿生姊妹》交織著對聖經典故的運用，它們運用的自然貼切，渾然天成，它們被運用在表現人物、發展情節和呈現主題上。前兩章已就《孿生姊妹》與《聖經》兩相對照，分析了《孿生姊妹》與聖經故事之間在人物、情節和主題上的關連，確知《孿生姊妹》是運用聖經故事為其原型，也探究了《孿生姊妹》中聖經經文的運用與人物的關係，本章欲進一步探究佩特森如何運用《聖經》原點來表現人物、發展情節以及呈現主題。

第一節 運用《聖經》典故表現人物

「人物是小說的中心，因為小說所描寫的就是某些人物的生活和際遇，所講述的就是某些人物的故事，所刻畫的就是某些人物的心理，所突顯的就是某些人物的性格」（方祖桑 334）。人物可說是小說的靈魂，作家將小說中的人物塑造成功，此小說才算是成功。關於小說中人物的塑造，在楊昌年的《現代小說》中論到：小說塑造人物的重點在於真實感、共性（人性）與個性、綜合性、精神狀況之把握，透過外型、表情動作、性行、心理方面來刻畫人物（114-41）。至於如何描寫人物，《小說創作論》提到：「小說中，人物的描寫可分為「外在描寫」與「內在描寫」。外在描寫係指動作與對話而言，內在描寫係指心裡活動而言」

(羅盤 89)。作者透過人物的內外描寫，刻畫人物的各個樣貌，使讀者能認知人物。《孿生姊妹》是屬於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透過露意絲的自述說出她的成長故事，由於是用「我」來說故事，文本中自然而然有著大量內在描寫，透過「我」的敘述，直接且深刻的表現出「我」的內心活動。以心理活動來表現人物，是由內而外的，「作者筆下的人物，彷彿是個水晶體，讀者不但可以欣賞其外貌，還可以洞悉他的內在」(羅盤 91)。透過作者刻畫人物的心理，我們更能知道並理解人物的內在。

佩特森在《孿生姊妹》中，除了運用《聖經》中人物的原型來塑造人物的外貌與性格外，在露意絲的自述中，也運用了《聖經》來表現人物在特定環境氛圍下的情緒和心理狀態。就主角露意絲來說，在聖誕音樂會中，當凱若琳獨自唱出「我浪跡天涯，沉吟深深/為何耶穌救主願意捨身？/拯救你我可憐的世人，/我浪跡天涯，沉吟深深」(51)，露意絲形容那次是他們唱的最好的一次，「彷彿每個人都在剎那間被凱若琳的光芒審判過、處罰過，而且滌淨塵埃了」。雖然之前對於聖誕節的慶祝，露意絲有著不同的意見，但在音樂會的當下，在合唱聖歌的過程中，露意絲的心平靜了下來，這樣的平靜，佩特森透過「審判(judge)、處罰(damn)、滌淨(purge)」來形容露意絲的心境，在凱若琳的歌聲中，露意絲的內心經歷了一場心靈的淨化，平靜安穩油然而生。

但這樣的平靜並未持續，在聖誕音樂會結束後，凱若琳在家中炫耀著自己音樂會獨唱的成果，並且嘲笑另一個獨唱者，看到這樣的妹妹，露意絲怒火中燒，

這樣的怒氣在臨睡前依然揮之不去，空虛感啃噬著她的心靈。露意絲想透過禱告來排遣這種感覺。露意絲禱告：「現在我要躺下來安睡/祈求主保管我的靈魂/若我在醒來前死去/祈求主帶走我的靈魂」(55-56)。然而這篇禱詞沒有使露意絲的心情平靜下來，反而讓她更加空虛，她想透過另一段經文來安撫自己，她唸出「當我走過死蔭的幽谷，我將無所恐懼，因為，有主與我同行」，但是這樣的祈禱卻令她更加孤寂。「現在，我要躺下來安睡」的禱詞是將自己的靈魂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即便在睡夢中死去，也求上帝帶走我的靈魂。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死後的世界是天堂或地獄，死後與上帝同在是美好無比。但是上帝與她同在的想法，卻讓她對照到自己與凱若琳的相處，這樣的同行，更令她格外的孤寂。這裡佩特森透過「反襯法」來突顯露意絲的孤獨感。「反襯法，就是根據主要事物與陪襯事物相反或不同特點，用陪襯事物從反面襯托主要事物的方法」(劉勵操 140)。主要事物是露意絲的孤獨感，佩特森卻用有上帝同行(以有人相伴應該不孤獨)來反襯，由於露意絲認為有上帝同行和有凱若琳相伴一樣，內心依然孤獨，這使得露意絲孤獨的情感更加強烈，更加鮮明，也使讀者的印象更為深刻。佩特森透過禱詞與經文，傳遞出露意絲面對自己比不上凱若的落寞以及縱使有人相伴內心依然孤寂的感受。

同一章裡，接續前面的孤寂感，露意絲開始自己與妹妹比較，在比較中，她提到家人沒有為她擔心過一秒鐘，她認為這代表他的家人不關心她，她渴望得到家人的注意，這樣的願望在幻想中實現：「我的狂想中甚至出現了約瑟的夢境。

約瑟夢見有一天他所有的兄弟和父母都會對他鞠躬磕頭。我也夢想著凱若琳向我磕頭」(57-8)。在現實中，有許多的願望是沒有辦法實現的，只好靠著幻想做起白日夢。此處，佩特森透過幻想讓露意絲將自己與約瑟聯想在一起，透過約瑟的夢來傳達出露意絲的渴望：盼望成為人物的中心，渴望成為被注意的對象，甚至能成為被尊崇的對象，特別是對於凱若琳，露意絲渴望凱若琳向她磕頭，想要擺脫凱若琳對她的嘲笑與輕視。

萊肯說：「他（約瑟）是聖經文學中一個重要的人物類型。這種人物類型的角色往往忍受著他不該忍受的苦難，但每每為他人成就好處」（《聖經文學導論》90）。約瑟的特質，使得露意絲認同約瑟，他屢屢被迫害，從被賣為奴、被污陷下監、在監牢中被遺忘，一次一次的忍受苦楚，最終成為埃及宰相，解救族人。露意絲也不斷的忍耐著凱若琳，無論是她的嘲笑，還是為她學音樂而有所犧牲，因此她強烈的希望自己也能向約瑟一般有朝一日獲得凱若琳等人的尊敬。此處佩特森運用「聯想法」將露意絲與約瑟結合，「聯想是指在寫某個事物時又想到與此有關的其他事物，於是把想到的這些或按自然順序，或以穿插的方式寫出來。

（劉勵操 161）」透過聯想，運用約瑟的夢將露意絲的渴望具體化，更清楚的傳達出她渴望的強度，使讀者更了解露意絲的內心不被重視的心理狀態。

另一處，佩特森則是透過該隱來呈現露意絲對於妹妹嫉妒到了極點的心理狀態。佩特森透過「潛抑作用」來呈現露意絲對凱若琳「嫉妒」的情緒。《小說結構》中提到：我們的自我意識常把違反社會規範、道德觀念、禮教習俗的意念

性欲，壓抑進潛意識裡，不讓它付之行動，叫做「潛抑作用」。這種強烈的欲望，在自我意識控制較弱時候，常會跑進夢境中發洩（方祖燊 377）。

露意絲自認她與凱若琳之間毫不親近，露意絲認為凱若琳見不得她有一絲絲的好，當凱若琳嘲諷露意絲時，露意絲對她充滿了恨意。然而，恨在露意絲所處的宗派中是一種罪。面對這種違反社會的意念，露意絲只能透過潛抑作用將其壓抑，這樣的壓抑卻在夢中頻頻釋放：「我常常夢見凱若琳死了」（101）。露意絲不僅夢見凱若琳死了，更夢見她成了殺手，親手將凱若琳殺死，「我是一個兇手，就像該隱一樣！」（102）。

「此處佩特森以露意絲的心理狀態與聖經故事裡的原型做了巧妙的連結，也將他內心的孤獨表現到極至」（吳文薰 42）。該隱在聖經中是個悲劇性的角色，他因為嫉妒將自己的弟弟殺害而被逐出家園。在這裡，佩特森同樣的透過「聯想法」將露意絲與該隱連結起來，這樣的連結刻畫了露意絲對妹妹的嫉妒與恨意，當她的情緒已經淹沒她的理智，巴不得透過「殺人」來解決掉對方，就如同該隱因為耶和華不悅納他所獻的祭卻喜愛約伯的祭一般極度不悅，以致於在田野間打死親弟弟。佩特森運用該隱的故事，深刻的敘述了露意絲面對妹妹的嫉妒感，使得露意絲嫉妒的感受與強度更加清晰可見。

然而，「就像該隱一樣」，另一方面傳達了露意絲的強烈的罪惡感，透過該隱故事更加突顯出露意絲心中的黑暗，她自述道「誰知道一個人的心中潛藏著多大的邪念？……難道你看不出來，該逃走的人是我。我——才是最可能被永恆的

黑暗所吞噬的人」(219)。露意絲恨著妹妹，這樣的恨是有罪的，如同該隱殺人是有罪的，露意絲在宗教的束縛下，深怕自己被審判，她希望上主能憐憫她這個罪人，就像上帝原諒犯過謀殺和通姦的大衛、殺人的摩西和見死不救的保羅一般。透過與露意絲同樣有罪的人而言，無論是大衛、摩西還是保羅，上帝是能夠赦免其罪的，露意絲應該能從這些聖經人物的例子裡得到能得到赦免的依據，心靈得到平靜。然而在她內心的掙扎中，她聯想到的是這些人物是上帝的「寵兒」，是上帝特別恩待，特別關照的，與她不同，因為她一直是不受到注重的。這裡佩特森再次運用了「反襯法」來加深露意絲對於自己的看法，這些聖經「偉人」被寵愛，而能得赦免，而我（露意絲）不受大家（包括上帝）的重視，即使懺悔受如何呢。佩特森透過一大段露意絲內心的獨白，再次運用這些聖經人物來加深露意絲對於自己的看法，也使讀者看到露意絲因著曲解而進入絕望的心理狀態。

「幻想」再次出現在露意絲身上。在暴風雨後，露意絲與老船長準備回去探視老船長的家，划著小船，露意絲幻想自己是古埃及的奴隸，一個有智慧的奴隸，一個能鼓勵安慰法老的奴隸，「我想，我就跟輔弼法老王的約瑟一樣偉大」

(168)。在這段的幻想中，是少數露意絲較為愉快的幻想，在虛幻的世界裡，她轉變成一個有能力以智慧的人，與現實世界截然不同。透過敘述露意絲的幻想，佩特森再次與聖經原典中的人物結合，這樣的結合，傳達出露意絲內心的願望，她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有能力與智慧，能輔助他人的人。佩特森透過現實與幻想的反差，不斷凸顯出露意絲對於被重視的渴望，也間接的揭露出她內心的孤獨

感。

《孿生姊妹》的高潮在於第十五章，當露意絲得知老船長要將布拉瑟頓姑媽的錢提供給凱若琳念音樂學校後，奶奶對她說出「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露意絲展開了一段強烈的思想辯證。這是一段強烈的內心獨白，佩特森詳細的敘述露意絲的意識流。首先是對於以掃的認同。「從凱若琳和我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們這對雙胞胎，就像雅各和以掃一樣，小的那個注定要凌駕在大的之上」(230)。此處露意絲如同聖經故事中以掃的孤獨少女，他們同樣是雙胞胎中的大的，同樣是被凌駕的那一位。緊接著，意識流流到了是誰決定了這樣的光景。透過翻閱聖經，露意絲找到了答案，上帝。並且聖經上記著：「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祂只堅強祂要堅強的人。」「既然上帝選擇了要憎惡我，那麼我的心變剛硬，也是祂的旨意」(231)。在這裡，露意絲斷定是上帝選擇了不要她，既然如此她也選擇叛逆。然而叛逆的背後的真面目是孤獨，露意絲從不確認上帝愛她，到肯定上帝不愛她，這樣的過程，傳遞出除了人之外，竟然連神已是如此，一股深沉的絕望油然而生，在此佩特森運用聖經加強了露意絲對於上帝的失望。

《孿生姊妹》結束於凱若琳曾唱的一首詩歌：「我浪跡天涯，沉吟深深」，露意絲曾形容當凱若琳唱起這首歌時，彷彿他們都被「審判、處罰、潔淨」。這首歌曾帶給露意絲的內心一股平安與感動。這首歌雖然不是直接出自於聖經，但歌詞的內容提出對於耶穌為何要捨身的疑惑。從自己的經驗配上歌詞的內容，露

意絲的內心有了一股不同的感受，她感受的在滿天繁星的穹蒼之下，雖然只有她獨自一人，但她並非一個人，還有神的愛伴隨著她。佩特森間接的透過歌詞傳遞出耶穌釘十字架的原因：愛，透過露意絲思索歌詞涵義中，描繪了她的心境與她所找到的答案。佩特森使用「正襯法」來突顯露意絲的心境，「正襯法是根據事物類似的條件，用賓體事務從正面襯托主體事物的一種表現方式」（劉勵操 133）。這首歌成為露意絲心境的襯托物，將露意絲明白神的恩典浩瀚廣大的情緒更加突顯，加強了表達的效果。

陳碧月說：「在文學上，小說家不加評論地描繪人物，通過聯想、回憶等內在的思想活動，隨時對外界事物所起的反應，也可以稱作內心獨白」（陳碧月 86）。佩特森不斷地在露意絲的內心獨白中，透過幻想和潛抑等心理作用，結合聖經故事來進行「反襯法」與「聯想法」的寫作，透過聖經故事或經文等更深刻的揭示了露意絲的孤獨感、罪惡感、嫉妒感、絕望感等情緒以及希望被重視的渴望。

至於其他角色，關於聖經的運用，佩特森大多透過「對話」來呈現其的情緒或心理狀態。「憑藉人物對話來刻畫講話人的性格與心理，同時也可以用來刻畫被他們講到的人的性格與心理狀態」（方祖桑 430）。透過對話亦可讀出人物的心理。《孿生姊妹》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布雷蕭奶奶。每當布雷蕭奶奶出現時，一個不可理喻、刻薄尖酸的老人形象油然而生，這是佩特森巧妙運用對話的結果。這個老奶奶所說話除了少數的生活對話外，其餘的多與聖經有關，特別的是

奶奶總是拿出聖經的話來責備週遭的人，特別是對於她的媳婦蘇珊。「或於淫婦、患莫大焉……若懷裡攬火，衣服豈能不燒（頁 250）」、「我的兒子，給我你的心！用你的眼睛，細心的為我看路。因為一個蕩婦就是一道深溝，一個陌生的女子就是一個狹窄的陷阱」（頁 283）。這兩段出現在布萊蕭奶奶對話中的經文，顯示出布雷蕭奶奶因著年老心智上有些錯亂，她認為蘇珊搶走她的兒子的淫婦，因此大量用聖經中關於淫婦的警告來責備蘇珊和提醒她的兒子要格外小心。另一個常將聖經的話放入對話中的人物是柯爾，青少年時期的柯爾和布雷蕭奶奶不同，他的話中經常出現的是誡命，總是提醒著其他人物，不要犯了哪一條誡命。透過這樣的對話，佩特森間接的刻畫了柯爾的心理狀態：時時謹醒，害怕犯罪。

佩特森運用聖經典故表現人物的情緒和心理狀態，無論是露意絲的獨白還是其他人物的對話，透過「正襯法」、「反襯法」、「幻想法」、「聯想法」等寫作方式與聖經故事或經文結合，使得人物的情緒或心理狀態更加鮮明可見。

第二節 運用《聖經》典故發展情節

「雖然一些成人讀者可能對於人物比其他故事的元素有較多的興趣，但大部分的我們和大部分的孩子不能投入只有人物的故事。我們希望事情改變和發生；我們稱之為情節。情節是一連串的事件展現人物的行動。」(Lukens 63)

對於許多讀者而言，在閱讀故事的過程中，情節的發展是所關注的焦點所在。好的情節的發展引起讀者的好奇心，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小說家佛斯特是這麼說的：「就故事本身而言，它只有一個優點：使讀者想要知道下一步將發生什麼。反過來說，它也只有一個缺點，無法使讀者想要知道下一步將發生什麼」(佛斯特 43)。唯有能讓讀者的好奇心被挑動起來，一個故事才能成為一個好故事。如何能讓讀者的好奇心被挑動呢？這需要情節的安排。

佩特森在《孿生姊妹》中刻意製造了許多吻合聖經的「巧合」，這樣的巧合不僅成為小說的基本架構，也成為發展情節的重要部分。在情節的安排上，她首先依照聖經中以掃和雅各的故事情節成為基本架構。就情節的安排來說，「最常見的情節結構形式是由一個或多個衝突組成的」(萊肯 52)。衝突可分為人與自我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人與社會的衝突和人與自然的衝突 (Lukens 66-71)。在雅各和以掃的故事中，其明顯的衝突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兄弟間的衝突。以掃和雅各的衝突在於長子的名份。兩人在未出生前，在母腹內就開始這相爭；出

生的時候，雅各抓著以掃的腳出生，毫不服輸；漸長後，雅各用計奪取了以掃長子的名份，兄弟兩人衝突越演越烈，直到雅各逃離家。《孿生姊妹》採取了以掃和雅各故事的原型，其衝突之一在於露意絲與凱若琳姊妹間的衝突。如同以掃和雅各一般，兩姊妹的競爭中大的只有在出生的順序上爭贏了，其他方面，凱若琳皆站上風。除了表面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外，以掃和雅各的故事也顯示出了人與自我的衝突，對於自我認同的衝突。在聖經中，故事的主要人物是老二的雅各，雅各為何要設法奪取哥哥長子的名份，若他能認同自己非長子的身份，他大可不必汲汲營營獲取長子的名份，正因他內心對於自己的不認同的衝突，使他即使用騙的，也要得到長子的祝福。露意絲雖然是老大，但同樣的，她也面臨自我認同的衝突，在凱若琳的比較之下，她顯得對自我的價值有所懷疑，認為自己只是妹妹的陰影。在情節的衝突上，佩特森延續聖經原典中手足之間人與人的衝突以及對於自我認同的人與自我的衝突來成為《孿生姊妹》情節上的衝突。

萊肯認為，「一個情節是一個人從矛盾衝突中到衝突解決的過程」（萊肯 52）。這衝突的過程的基本序列即起因、過程、結果。

「情節的基本序列由三個功能組合而成，這三個功能的組合與任何變化過程的三個必然階段相適應，即起因、過程、結果。如果碰到難事（起因），想辦法解決（過程），解決了問題（結果），這三項具有關聯的功能就構成了一個基本序列。這種三功能組合也是情節的最簡框架。」（胡亞敏 123）

若再細分情節，萊肯認為，「合理的情節一般由七個環節組成，許多聖經故事都自然而然地屬於這樣的模式」（萊肯 94）。這七個環節分別是：闡述（背景信息）、激起階段、推進情節、轉折點、情節的進一步、高潮、結局。透過這七個環節來分析聖經中以掃和雅各的故事，闡述是兩人從出生前及出生時的情況；激起階段是兩個人成長的不同，包括身份、喜好、個性、父母的對待等；推進情節是雅各用紅豆湯換取長子的名份以及欺騙父親得到祝福；轉折點是雅各怕被殺而逃亡；情節的進一步是雅各在哈蘭受欺的情況；高潮在於雅各在亞伯渡口與上帝的使者摔跤；結局是回到故鄉與以掃和好。佩特森將這個聖經故事的七個環節靈活的轉用到《孿生姊妹》上，她將故事的主角從原本老二的男性雅各，換成了老大的女孩露意絲。闡述是兩人從出生時的情況；激起階段是兩個人成長的不同，包括外表、個性、父母的對待、才能等；推進情節是凱若琳在各樣的事上奪取了露意絲所擁有的；在轉折點部分，聖經原典是雅各出走（以掃留在家鄉），《孿生姊妹》同樣的是凱若琳離開芮思島，而露意絲留在島上封閉自己；從情節的進一步開始，佩特森為主人公露意絲開了不同的路。聖經原典的以掃始終留在家鄉，而露意絲因著夢想離開了芮思島到了大學求學和來到特魯伊工作；高潮在於露意絲接生了一對與她命運相同的雙胞胎，進而進到結局的部份。佩特森雖然依照聖經故事的情節來成為《孿生姊妹》情節的基本架構，然而她適時的因著主人公的不同而更動情節，從老二的解決衝突的歷程改為老大解決衝突的歷程。

除了運用聖經以掃和雅各的情節，成為《孿生姊妹》的基本情節外，在情

節的發展過程中，佩特森也運用聖經經文或故事來開展情節。

佩特森不斷地透過瑞思島上基督教文化來形成露意絲的對妹妹或對自我的衝突。首先佩特森透過露意絲對柯爾說上帝需要精神科醫師的笑話開始，可見露意絲不同於傳統的思想，這樣的思想也反映在聖誕音樂前夕。在聖誕音樂會前，露意絲認為世界正面臨戰爭，不應該慶祝和平王子⁴的誕生，然而這樣的提議卻成為大家取笑的對象，因為耶穌降生時，本來就有許多人正在受苦。佩特森透過這兩個事件的安排，顯出露意絲的與「眾」不同，為後來她與人的疏離埋下伏筆。到聖誕音樂會後，露意絲與凱若琳的衝突愈加明顯，此處佩特森透過聖經的經文「當我走過死陰的幽谷，我將無所恐懼，因為，有主與我同形」來成為反差，加深露意絲與凱若琳的疏離感，加深了她內心的孤獨。更進一步佩特森透過約瑟的夢來突顯露意絲的希望被關注的渴望。透過聖經經文和約瑟的夢，佩特森提出露意絲與凱若琳之間衝突的原因，也提出了露意絲內心衝突的緣由。

姊妹的衝突持續擴大，佩特森繼續用聖經該隱的故事來發展情節，透過該隱的故事，佩特森使得露意絲對妹妹的不滿推向了恨，也引發了罪惡感。無論是恨或是罪惡感，都使得露意絲與他人（包含上帝）更加疏離，也加深對自我的否定，換而言之，以掃的故事將沉重負罪感，及極度的良心不安淋漓盡致的和盤托出，將情節推向另一波高潮。

暴風雨的夜晚，佩特森再次運用聖經的經文為後來的故事埋下伏筆。「我們無須害怕，就算大地崩解，高山入海；就算海水呼號，波濤動盪，山搖地動……」

(162)，從這節經文中，帶出了露意絲未來的希望：山。「我十四歲了，還沒有見過一座真正的山。不過，我會看到的。我才不要向奶奶一樣，在這裡擔心害怕的過一輩子」(162)。

暴風過後，露意絲與老船長一起巡視家園，露意絲關於約瑟輔佐法老王的幻想，再次加深她對於自己能被關注的渴望，這次的展現更佳的具體，第一次的夢，只提出了她希望被關注，但還需要藉助大手的力量，而這次的幻想，則是希望自己有能力、又智慧成為偉大的人物，受到大家的景仰。於此，佩特森加深了露意絲的渴望，當這個渴望無法達成時，衝突再度被拉大。「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視我所惡的」，帶起了情節的另一波的高潮。

「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視我所惡的」似乎形成了一種宣判，宣判露意絲的命運就如同以掃一般，注定小的要凌駕於大的之上。在此情節的發展，露意絲與凱若琳之間的衝突已從原本自身的差異加深到上帝的命定，露意絲將聖經中的孿生關係，對映到自己的身分意識，此時露意絲內心的衝突不單只是人與人之間而是連至高者上帝也如此看待她，這句話導致露意絲將自己的內心封閉，與人和神徹底疏離，也將自己推向徹底的孤獨。情節發展至此，佩特森運用聖經典故將露意絲的矛盾與衝突越推越高，如同浪潮般越來越高，在《小說創作論》中，提到「小說的結構多為浪濤式，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後浪追著前浪，激起更大的浪潮」(羅盤 323)。佩特森巧妙的透過聖經典故將故事一步一步推向高點。

至此，露意絲的命運似乎逐漸走向悲劇，然而佩特森沒有讓情節往悲劇發

展，她依然透過聖經典故轉換了露意絲的命運。在第十八章的開頭，露意絲首先提到「孝敬父母，就能享有人世的長壽」(281)。然而隨即而來的是露意絲與母親的衝突，她不懂，當初媽媽有大好的前程，卻留在芮思這個小島上，現在還受奶奶的嘲諷，與母親的衝突讓露意絲說出了自己想離開想看山的夢想，也讓露意絲能離開瑞思，以獨立的靈魂重建自己的生命，此處也化解了露意絲與家人間的疏離，原來母親對她的愛不比凱若琳少，甚至更多。

在特魯伊山村中，一句「上帝從你出生那一天起，就為了這個山谷在養育你」為著後面的結局鋪路，將情節帶入故事的尾聲。結局停在一首詩歌的頭兩句：「我浪跡天涯，沉吟深深……」，在接生完雙胞胎後，露意絲對於自己成長的經驗有了新的看見，她明白了她與凱若琳之間的衝突和她自我的衝突是一種歷程，一種透過苦難或試煉以至成聖的歷程，如同約瑟一般。透過這首詩歌，也讓露意絲明白了自己並非不受神所愛，耶穌也是因著愛她，願意降生、釘死，透過詩歌，佩特森化用聖經原典，將露意絲被神棄絕的感受，在結局中化解。

評論者說：「作者精心的運用聖經故事的典故，並將似乎不可避免的悲劇轉化為帶有希望與歡笑的喜劇」(Schmidt 75)。佩特森透過許多聖經故事或經文，透過露意絲與聖經典故的反差，將衝突越演越烈，使得情節步步高升，最後相反的運用聖經典故將看似不可扭轉的悲劇轉為頓悟並豁然開朗的喜劇。透過聖經典故精心安排，使情節引人驚奇，這樣出人意表的情形，正是成功情節的表徵。

佩特森運用聖經典故來成為《孿生姊妹》的基本情節，並透過聖經典故來

發展情節，這樣的情節跳脫一般成長小說「在家——離家——返家」的模式，轉變成「在家——離家」，透過離家尋求獨立，發現自我，就如同《天路歷程》裡那的聖徒一般，透過旅程走向成全的道路。



第三節 運用《聖經》典故呈現主題

「主題是作家所欲表達的思想，是作品的靈魂」(羅盤 25)。作者透過主題，傳達其思想意識和人生觀，是小說不可或缺的部份。關於主題，Lukens 將小說中的主題分為外顯主題 (explicit theme) 和內隱主題 (implicit theme) (94-7)。外顯主題是作者公開和清楚地陳述主題。內隱主題則恰恰相反。Lukens 以《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 Web) 為例，在本文中直接透過夏綠蒂的口說出「友誼是很驚人的東西呀，……幫你，或許是許是希望生命能有點份量，上天知道每個生物的命都是有意義的」(懷特 142)，友情的好，是《夏綠蒂的網》的外顯主題。然而若仔細的探究偉伯、夏綠蒂和其他角色的互動，可以發現隱含在當中的另一個主題：友誼能在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發現，這是《夏綠蒂的網》的內隱主題。

在《孿生姊妹》中，外顯主題之一為手足相爭。兒童在成長的歷程中，與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是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兄弟姊妹在同一個家中成長，面對有限的資源，無論是父母的愛或是家中的物質，彼此間有著不可避免的競爭。在《孿生姊妹》中不斷的可以看到露意絲對於妹妹的對抗。由於雙胞胎的特殊關係，露意絲面對凱若琳的關係一直處於矛盾的狀態，有時她希望有凱若琳的陪伴，有時又對她的所作所為心生不滿。透過情節的發展，露意絲與妹妹的競爭，無論是從家人的關懷、村民的關注、朋友的關係到愛情的擁有和夢想的實現，露意絲始終居於劣勢，不斷的失敗讓她徹底的絕望，也讓她迷失了自我。競爭是與他人的比較，是需要透過外在來肯定自我的價值，當露意絲只見到凱若琳所擁有的，而忽

略自身所持有的，露意絲甚至透過聖經中相同的孿生故事來對應自己的身分意識，這只讓她不斷地陷入嫉妒與罪惡感的漩渦之中。透過老船長的點醒以及母親的回應，「終於能夠拋卻長久以來妹妹帶給我的陰影，以獨立的靈魂重建自己的生命」(291)，露意絲終於看到自我的能力與價值，不再消極的生活在妹妹的陰影下，而能走出跑龍套的角色，開啟自我的生活。手足的競爭是從看對方開始，結束於看自己，當露意絲在特魯伊看清自我的價值時，她終於能完全的脫離妹妹的陰霾，活出真正的自我。

藉由手足抗爭，帶出《孿生姊妹》更大的主題是「啟蒙與成長」——少年小說中永恆的主題。在《少年小說大家讀》中，提到，「啟蒙與成長是少年小說中的永恆主題」(15)。《孿生姊妹》是露意絲的成長故事，露意絲自述自己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面對自我所遇到的困惑、苦惱與坎坷，最終在痛苦的掙扎後，蛻變成長。細觀《孿生姊妹》的主題，在吳文薰的研究中將佩特森的女性成長小說中的主題歸納為三個必經歷程：孤獨、希望和自我覺醒(37)。露意絲在妹妹的光芒下，因不受重視而感到孤獨，透過工作與學業的成就以及母親的肯定，露意絲選擇希望，離開芮思島去重建自我，透過接生雙胞胎女嬰，讓她覺醒，終於能完全擺脫凱若琳的陰影。另外，王宇清將《孿生姊妹》的主題視為「自我追尋」，從露意絲因著妹妹對自我認同的破碎到最終找到真正的自我，這個「自我追尋」的歷程，也正是露意絲成長的歷程。綜觀《孿生姊妹》，「啟蒙與成長」是其外顯主題。

若再進一步挖掘，《孿生姊妹》在「啟蒙與成長」內還有一個內隱主題：愛是不會被剝奪的。露意絲對於自己的不肯定，來自於她的愛被剝奪，從露意絲來看，自從凱若琳出生開始，露意絲始終認為凱若琳剝奪了她家人的愛，島民的關注，凱若琳甚至奪走了她想要的，無論是老船長或是柯爾的愛，露意絲認定是凱若琳使她失去了大家對她的愛，在文本中，有許多地方透露出她對於愛的渴望，當他看到美麗的彩霞，她希望自己結婚時有這樣的彩霞；當她讀路旁的墓誌銘，她感受到這些人曾經被愛過，也被懷念著，甚至讓她對於一個十九歲死去的人充滿愛的幻想。再從布雷蕭奶奶來看，在她老邁的幻想中，她認定媳婦是把兒子從她身邊搶走的人，正如同《聖經》中所提到的蕩婦一般，是蘇珊剝奪了兒子對她的愛，因此她老是拿著《聖經》責罵蘇珊；而她年輕時暗戀希倫，這段戀情也因著希倫離開芮思而被中止，在布雷蕭奶奶的心中，她的愛也被剝奪了。然而沒有人能將愛從一個人身上偷走，沒有人是被偏愛的，佩特森安排讓老船長點醒露意絲能創造機會給自己追求所要的，讓母親對她說出：「（我們會想念妳）更多更多！」，讓露意絲得知自己是被愛的，並且得到了愛的力量，不再死守在芮思，不再害怕會因為離開而成為像出生時孤零零的一個人。家人朋友的愛，一直在那裡，是露意絲自己將臉轉向而沒有看見，當她再次回首，她發現了家人朋友的愛就在那裡，她找回了親友之間愛的感覺。故事的最後，露意絲也找回了神的愛。在夜半走在寮闊的星空下，詩歌彷彿在耳邊響起，「我浪跡天涯，沉吟深深……（I wonder as I wander out under the sky...）」，回到文本的前頭，可以得知詩歌的

內容在問為何耶穌救主願意捨身，這裡與《新約聖經》中耶穌的故事結合。《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節提到：「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128)，耶穌的降生與捨身是因為對人的愛，在《羅馬書》第八章提到神的愛：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218-9)

神的愛是不受任何力量、時間、空間所剝奪的，當露意絲最終，當她徘徊思索時，她明白了神是愛她的，這份愛是不被剝奪的。

關於「愛是不會被剝奪」的主題，小說中有一組印證的人物，露意絲的父母，他倆的相愛雖然有眾多的差異，包括背景的差異：一個是保守的芮思人，另一個是思想開放的內地人；學歷的差異：一個十二歲就輟學，另一個大學畢業；工作的阻隔：特魯依像芮思島上的男人一樣，將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花在海上謀生，而蘇珊在家持家，兩人鮮少有時間獨處。但是他們的愛卻相當堅定，特魯依會特別撥空去渡口接太太，也會適時的表現出對太太的愛，如親吻她的脖子、觸碰她的身體等。雖然生活不容易，但他們的愛是無法被生活所耗損的。

愛是《聖經》的核心主題之一，在《約翰壹書》中指出「神就是愛」(348)，神具有愛的本質，卡森(D. A. Carson)認為聖經提到神的愛，有下列全然不同的五個層面，分別是第一，父對子、子對父特有的愛。第二，神對一切受造愛的護理。

第三，神對墮落世界的救贖之心。第四，神對選民特別的、有效力的、揀選的愛。

第五，神對祂子民暫時性或有條件的愛——基於順服的條件⁵。這五個層次，顯明了神愛的完全，神愛世人，神創造宇宙，又創造人類，向人顯示無比的愛，《聖經》記錄了祂對人的愛。

然而，在以掃、該隱的故事中，讀者似乎看到的是上帝的偏心，上帝偏愛雅各和亞伯，就如同上帝偏愛凱若琳一樣，在「愛是不能被剝奪」上，佩特森結合約瑟和耶穌的故事來成為問題的解答，神沒有偏心，神愛世人，神為著每個人有獨特的安排，只要回轉觀看，就能發現神的愛在其中。

「好的小說，其含義——即主題——總是全面滲透在整個作品中。一篇小說只有顯示出它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小說的各種成分才會有助於主題的表現」（布魯克斯、沃倫 222）。佩特森運用聖經中的核心主題愛來成為小說的主題之一，在手足競爭中顯出對於愛的尋覓，透《聖經》裡，愛是公平的，愛是不能被剝奪的，來成為小說的衝突的解答，讓小說藉由《聖經》有了更深層的意涵。

第陸章 結論

佩特森自幼生活在基督教的家庭中，深受父母基督教信仰的影響，《聖經》成為佩特森自幼閱讀的讀物之一，年輕的佩特森選擇了傳教士成為她的志業，在神學院內接受相關的訓練，對於《聖經》有更深入更廣博的認識，這本兼具神學、史學、文學的典籍深深的影響了佩特森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也成為佩特森創作的泉源。綜觀佩特森對於《聖經》原典的運用，可歸結為下列幾點：一、故事新編，空隙創造；二、活化人物，加深情感；三、轉化超越，傳達新意。

一、故事新編，空隙創造

對於《聖經》的熟識，使得佩特森能從中獲取靈感與題材。以《孿生姊妹》來說，佩特森認為《聖經》相當關注兄弟姊妹的關係，其中有著許多關於手足相爭的故事：以掃和雅各的故事、該隱和亞伯的故事、利亞與拉結的故事和約瑟與其兄弟的故事等。對於手足之間情感的衝突感受深刻的佩特森，這些故事成了她的靈感來源。

佩特森以這些西方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為其創作的原型，將古老的故事轉變為現代的故事。佩特森以「雅各是我所愛的」為書名，表明了此小說的最初的典故由來——以掃和雅各手足相爭的故事。透過比較《孿生姊妹》與《聖經》中手足相爭的故事，可知佩特森依循著《聖經》原典的故事，將其人物、情節等轉化成《孿生姊妹》的人物、情節：她將《聖經》原典中孿生兄弟改變為孿生姊妹，並運用《聖經》原典中以掃和雅各的人物原型，塑造了露意絲和凱若琳的外貌與

性格等人物特質，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此外，佩特森並使用《聖經》中手足相爭的原型來成為《孿生姊妹》的情節發展，從手足因比較而產生衝突：凱若琳搶走露意絲家人的關注，使得露意絲對自我誤認同；到彼此衝突越演越烈：凱若琳不斷剝奪露意絲的友誼、愛情、夢想而讓露意絲封閉自己；最終化解衝突：露意絲明白自身的遭遇，放下對凱若琳的陰影，找到自我。

除了依循《聖經》原型的創造外，佩特森更進一步的藉由聖經故事中的空隙，也就是《聖經》沒有敘述到的部份進行再創造。在《聖經》中，以掃和雅各的故事中心在於弟弟雅各身上，雖然故事的前半部在描寫兩人出生和交換長子的身分比重相同，但從雅各騙取父親的祝福後，故事的發展集中在雅各身上，從他逃離到舅舅家，被舅舅訛詐，到思念故土，在雅博渡口與天使摔跤等等，以掃僅僅在雅各回到故土時現身。《聖經》中沒有提及為什麼經歷多年後，以掃能放下對雅各的心結，大方的迎接雅各，這成了佩特森能夠發揮的空隙，當身為被命定「大的要服事小的」的哥哥，面對弟弟欺奪，哥哥的內心感受如何？當哥哥失去一切後，他的內心有何變化？身為注定居於劣勢的哥哥，要如何面對這樣的處境？怎樣跳脫這樣的光景，走出自我的生命進而原諒弟弟的所作所為？佩特森從以掃和雅各故事的空隙進行創作，將以弟弟雅各為主角的故事，轉換成以姊姊為主角的露意絲，並將全知觀點的敘述轉變成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透過第一人稱的敘述，大量呈現露意絲的內心的衝突與掙扎，深刻的描寫了「大的」面對「小的」的「心」路歷程。

對於以掃和雅各手足之爭衝突的解決的空隙，佩特森結合《聖經》中另一個手足競爭的故事——約瑟的故事來解決。約瑟與哥哥們的衝突依然出自於比較與嫉妒，哥哥們因為比較而嫉妒約瑟特別得到父親的寵愛，以及他的異夢帶給哥哥的不滿。與雅各故事的不同在於，《聖經》中清楚的記載了約瑟原諒哥哥們的原因：「差我來到這裡的不是你們，乃是神」(59)，是神預定讓約瑟被賣至埃及，是神為雅各全家安排存活的方法。乍看之下，是約瑟受苦的道路，其實是神化了妝的祝福，帶給雅各全家平安度過飢荒的安排。神不是偏心的神，雖然神有命定，但是神無論是對於「大的」或「小的」都有祂的愛，神是愛世人，愛每一個人的神，祂的愛已為他們安排最好的，祂不只是拯救了約瑟，也拯救約瑟的哥哥以及他的全家。佩特森透過《聖經》故事的轉接（從雅各的故事到約瑟的故事），解答了上帝偏心的問題，為著手足競爭可能走向悲劇的結果，導向和平落幕的喜劇。雖然在《聖經》中，約瑟以弟弟的身分原諒了他的哥哥，因為他是在手足競爭中的受害者，同樣的寬恕也能從姊姊對於妹妹，在故事中扮演「受害者」的露意絲明白了神的愛和家人的愛是沒有偏頗的。在這裡，佩特森也巧妙的運用了另一個聖經故事——耶穌的降生與受死，耶穌的降生是為了世上的每一個罪人，就如同太陽照耀每一個人般，在《孿生姊妹》中，露意絲思索凱若琳所唱的詩歌，思考為耶穌何願意捨身，答案就在於神的愛。終於露意絲能放下自己的仇恨，原諒妹妹，透過放下仇恨，也釋放了自己，進而找到了自己。

二、活化人物，加深情感

一部小說，人物的成功與否，將直接關係到小說的成敗，李銘愛認為，小說消失的過程中，最後消失的是人物（85），成功的小說，需要有成功的人物描寫。在人物的刻劃上，佩特森運用《聖經》來加強人物的塑造，使其人物有了鮮明的性格與特徵。

佩特森使用聖經人物來成為小說人物的原型，使得人物有所對照，透過對照使人物更加突出。佩特森將以掃和雅各成為露意絲與凱若琳的原型，由於西方對於以掃和雅各故事的熟識，使得露意絲與凱若琳的形象更容易被接受，當讀者悉知兩者的關聯時，就能將兩者的形象加以連結，使得露意絲和凱若琳的人物特徵，無論是外貌還是性格都更加鮮明。

佩特森也透過《聖經》來刻畫人物。「對話」是小說刻畫人物的方式之一，透過對話，讀者能推測出人物的性格與情緒等。佩特森將許多聖經經文融入在人物的對話中，藉此呈現人物的性格。以具有宗教狂熱且易怒的布雷蕭奶奶為例，在她的對話中，總是呈現說教的狀態。當她拿出《聖經》唸出來的話總是帶有不滿或不懷好意：她用「雅各是我所愛的」來宣判露意絲是不被愛的；用「或於淫婦、患莫大焉」來指責她心中認為搶走她兒子的蘇珊；用「請祢讓風浪平息吧！」來表達她對暴風雨的不滿……

除了將《聖經》運用在人物對話之中，來傳達人物的特性之外，佩特森也運用經文來加深人物的情緒。當颶風來襲，整個芮思籠罩在狂風暴雨之中，在這不安寧的夜晚，他們最需要的是平靜安穩，佩特森透過老船長讀出聖經經文「上

帝是我們的避風港，我們的力量，也是我們困境中的救援」(162)來呈現他們在面對暴風雨時的心情，他們希望有神的幫助，幫助他們脫離危險的情境，讓他們能平安度過這災難。當露意絲面對凱若琳的嫉妒時，用「我是殺人兇手，就像該隱一樣」(102)來突顯她內心的激動的心情與強烈的罪惡感。

佩特森更是大量的引用聖經並透過反襯來呈現露意絲的內心衝突。當老船長決定殺死姑媽家的貓時，露意絲說出「你不能殺生」(原文是 Thou shalt not kill. 此句與《聖經》十誡中「不可殺人」是相同的。)，然而露意絲不久前才開心的發現《聖經》中沒有可以用來對付貓的字句，如今她卻矛盾的用《聖經》中的句子來為貓說話。當露意絲在尋求被定罪的出路時，雖然他想到了許多聖經中的文物犯了罪卻沒有被上帝遺棄，這似乎能替露意絲找到被原諒的途徑，但是她立刻認為這些人是上帝的寵兒，因為上帝特別愛他們，才原諒他們。這裡佩特森突顯了露意絲對於自我的不肯定，她不認為上帝會「寵愛」她，進而不認為上帝會原諒她所犯的罪，這使得露意絲的情緒透過反差被更清晰的表現出來。

佩特森透過引用聖經，將聖經的內容與人物加以連結，使得人物更加突出，成功的刻畫了人物。

三、轉化超越，傳達新意

最後，關於《聖經》的運用，佩特森把古代的作品重新賦予現代的精神，給了它新的意義。佩特森面對《聖經》中兄弟抗爭的故事，試圖為以掃發聲，為家庭中受到漠視的小孩寫一個屬於他們的故事。

佩特森將古老的故事透過時空的轉換，將數千年前的時空更換成二十世紀，使得原本有如神話的故事成為了有真實歷史背景的寫實小說，為小說的真實性增添了實在感。佩特森並將主角從年幼者的雅各轉為年長者的露意絲，從中填補了以掃在《聖經》中轉變的空隙，成為露意絲成長、尋找自我的歷程。在敘述上，佩特森從《聖經》中全知觀點的敘述轉為以露意絲的第一人稱敘述，傅林統在《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中寫到：「第一人稱……我所親眼看見的，也就是能夠產生深刻的真實感」（221），透過第一人稱「我」的敘述，將「我」的所見所聞所感訴說出來，貼近讀者的經驗，使得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加深了文本的真實感，使得讀者更加相信，也更能感受主角的心路歷程。透過這些轉換，佩特森給了《孿生姊妹》一個「真實」的情境，透過其真實，讀者更能接受小說的內容。

另外，佩特森試圖用現代的角度來看待《聖經》中的手足競爭。在一般的生活中，父母偏心與手足競爭可說是讀者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經驗，在《聖經》裡也不缺乏這樣的故事，就如同孩子對父母偏心的感受一般，在《聖經》裡手足競爭的故事中，上帝似乎總是對某一方不公平：雅各出生前，上帝就命定他要高於哥哥，要成為大國；約瑟的夢境中，也預言他的地位要高過他十個哥哥們；該隱和亞伯獻祭給耶和華，耶和華卻只看中亞伯的祭，不喜愛該隱的祭。佩特森試圖解釋為何在《聖經》中上帝總是偏愛某些人，或是總讓某些人受苦；她試圖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故事，來解決關於手足競爭的疑惑。

佩特森透過將故事主角轉換，把注意力放在兄弟姊妹間的年長者，將無論是聖經或童話故事中時常以幼者為主角的情況翻轉。並且巧妙的將以掃雅各的故事成為《孿生姊妹》的原型，並在故事的空隙中結合其他手足相爭的故事與耶穌的故事，傳達上帝並非偏心的神。藉著與約瑟故事的結合，佩特森透過約瑟受苦的意義來賦予手足相爭另一層次的意義。以掃和雅各的相爭，似乎來自於神的不公，然而若連結到約瑟的故事，可以得知約瑟受苦是神所預定的，是為了拯救雅各全家，是神為了達到保全雅各全家的目的而命定約瑟成為埃及宰相，祂不僅是為了約瑟，也是為了他的其他兄弟，神並非不公平的神。更近一步的，佩特森再與耶穌故事的結合，更是揭露神的愛是無所偏頗的。耶穌本為神，願意降生為人、願意備受羞辱、願意被釘死十架，是因為神愛世人，世人是包括了每一個人，耶穌是為了每一個人而受死，並且耶穌已經成就了這愛的救贖，這愛是不會被剝奪的，當露意絲經歷了一切自我掙扎的痛苦後，在母親的肯定與關愛中，在接生另一對雙胞胎後，她彷彿經歷了一次重生，在清澈的星空下，在明白了對她的愛是存在的，無論是家人或是神。

M. Sarah Smedman 說：「並且聖經裡舊約中雅各和以掃的故事和新約中基督的降生為另外兩個故事層級提供了一個含典故的架構，並且增加露意絲的個人經驗的共鳴和普及化」（181）。佩特森成功的運用《聖經》來進行再創作，也運用《聖經》強化了讀者對露意絲角色的認同。

佩特森透過《聖經》裡相關的故事原型，並從故事中的空隙中衍生出不同

角度的故事，靈活的運用故事與故事間微妙的相關組合成一個新的故事，佩特森成功的將古老又貼近生活的故事，轉化成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少女成長的故事，在《孿生姊妹》中，透過露意絲的成長，佩特森解答了《聖經》中「兄弟為患難而生」(782)的疑惑，也為上帝偏心的爭論辯白，讓愛的主題在小說中顯明。

「她自己（佩特森）吸收基督教的靈魂，所有她的故事皆編寫一個年輕主人公和愛與恩典的神奇相遇」(Smedman 180)，佩特森的作品反映了她自己的信仰，她透過運用聖經典故來創作，特別是《孿生姊妹》，佩特森透過大量的用典，藉由《聖經》來引發共鳴；透過淋盡致的運用聖經典故，為讀者提供了閱讀的新視角，「聖經的原型是允許我們從聖經中看到我們自己的經歷的一種途徑」(來肯18)，透過原型閱讀來欣賞文本，會有不同的看見；佩特森大量使用《聖經》也提醒讀者《聖經》中豐富的文學內涵，正如湯森(John Rowe Townsend)針對《孿生姊妹》所說的：「故事中許多聖經典故都提醒讀者現在受到忽視的豐富文學來源」(284)。

註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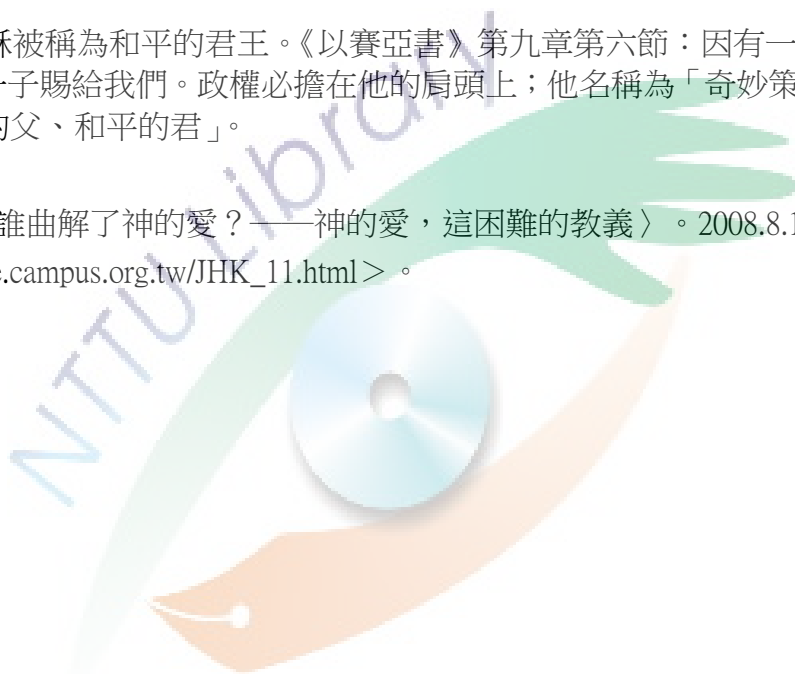
¹張雙英在《文學概論》中提到細讀是新批評所從事文學批評的方法，詳細地、精確地分析一部作品，著重考察作品的辭彙、語意、韻律、結構、風格和作者的語調、態度等。

²此典故出現於《新約》中《馬太福音》8：23-27、《馬可福音》4:35-41、《路加福音》8:22-25。

³參見《啟示錄》17：5。

⁴耶穌被稱為和平的君王。《以賽亞書》第九章第六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⁵〈是誰曲解了神的愛？——神的愛，這困難的教義〉。2008.8.1。〈http://galilee.campus.org.tw/JHK_11.html〉。



附錄一：佩特森創年表

年	書名	出版社
1973	Sign if the Chrysanthemum	Crowell Jr. Books
1973	To Make Me Free	John Knox Books
1973	Justice for All People	Friendship Books
1974	Of Nightingales That Weep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76	The Master Puppeteer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76	Bridge to Terabithia	A Trophy Books
1978	The Great Gilly Hopkins	A Trophy Books
1979	Angles & Other Strangers: Family Christmas Stories	Crowell Jr. Books
1980	Jacob Have I Loved	Crowell Jr. Books
1984	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Avon Books
1985	Come Sing Jimmy Jo	Dutton Children's Books
1986	Consider The Lilies: Flowers of the Bible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88	Park's Quest	Lodestar Books
1988	Grate of Excellence: On Reading & Writing Books for Children	Viking Children's Books
1990	The Tale of the Mandarin Ducks	Lodestar Books
1990	The Spying Heart: More Thought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s for Children	Lodestar Books
1991	The Smallest Cow in the World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92	The King's Equal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92	Who Am I?	Eerdmans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1994	Flip-flop Girl	Lodestar Books
1994	Images of God	Clarion Books
1995	A sense of Wonder: On Reading & Writing Books for Children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95	Come Sing, Jimmy Jo	Puffin
1995	A Midnight Clear: Stories for the Christmas Season	Lodestar Books
1996	The Angel and the Donkey	Houghton Mifflin

1997	Marvin's Best Christmas Present Ever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98	Celia and the Sweet, Sweet Water	Houghton Mifflin
2000	Parzival, The Quest of the Grail Knight	Penguin Books USA Inc..
2000	The Wide-Awake Princess	Houghton Mifflin
2001	Preacher's Boy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2001	Marvin One Too Many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2001	The Invisible Child	Dutton Children's Books
2002	The Same Stuff as Stars	Houghton Mifflin
2002	The Field of the Dogs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2004	Lyddie	Puffin Modern Classics
2004	Blueberries for the Queen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2005	Jip: His Story	Puffin Modern Classics
2006	Bread and Roses, Too	Clarion Books

引用文獻

一、專書

- Gary, Alice. *Katherine Paterson*. Santa Barbara: The Learning Works Inc., 1997.
- Kjelle, Marylou Morano. *Katherine Paterson*. Delaware : Mitchell Lane, 2005.
- Lukens, Rebecca J. *Critical Handbook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College, 1995.
- Moore, John Noell. *Interpreting Young Adult Literature*. Portsmouth: Boynton/Cook, 1997.
- Paterson, Katherine. *Jacob Have I Loved*. New York: Harper Trophy, 1980.
- Schmidt, Gary D. *Katherine Paterson*. New York: Twayne, 1994.
- Trupe, Alice. *Thematic Guide to Young Adult Literature*. CT: Greenwood Press, 2006.
- 甘雅各 (James Kennedy)、傑利紐康 (Jerry Newcombe)。甘耀嘉譯。台北縣：橄欖基金會，2000。
- 巴爾 (Mieke Bal)。《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弗萊 (Northrop Frye)。《批評的解剖》。陳慧等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 古敏、云峰。《聖經文學的故事—哲學家的奇遇》。台北市：晶石文化公司，2005。
- 布魯克斯 (Cleanth Brooks)、沃倫 (Robert Penn Warren)。《小說鑑賞》。主万等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
- 李銘愛編著。《寫作縱橫談—小說》。台北縣：台北市文藝協會，1998。
- 李傑。《嫉妒是看不見的殺人魔》。台北市：水瓶世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 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小說面面觀》。李文彬譯。台北市：志文出版社，2002。

佩特森 (Katherine Paterson)。《孿生姊妹》。鄒嘉容譯。台北：東方出版社，2003。

——。《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鍾瑢譯。台北：漢聲出版公司，1989。

——。《吉莉的選擇》。陳詩紘譯。台北市：新苗文化，2005。

——。《織女力蒂》。穆卓芸譯。台北市：宇宙光全人關懷，2007。

——。《太平天國》。連雅惠譯。台北市：小魯文化，1999。

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漫談聖經》。施旅譯。台北市：志文出版社。

1998年8月。

梁工主編。《聖經與歐美作家作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等著。《聖經視國中的東西方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

張子樟。《寫實與幻想》。台北市：國語日報，2001。

郭秀娟。《認識聖經文學》。台北市：校園書房，2001。

黃六點、李元樞收集。《新約聖經講章寶庫羅馬人書三》。台北市：大光出版社，2006。

張雙英。《文學概論》。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2。

傅林統。《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萊肯 (Leland Ryken)。《聖經文學》。徐鍾等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聖經文學導讀》。黃宗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湯森 (John Row Townsend)。《英語兒童文學史綱》。謝瑤玲譯。台北市：天衛文化，2003。

楊昌年。《現代小說》。台北市：三民書局，1997。

劉世劍。《小說概說》。高雄市：麗文文化，1994。

劉意青。《聖經的文學闡釋—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劉勵操。《寫作方法一百例》。台北市：萬卷樓發行，1990。

戴尼馬勒 (Eric Denimal)。《聖經大秘密》。繆詠華譯。台中市：好讀出版有限公

司，2007。

羅盤。《小說創作論》。台北市：東大圖書，1990。

懷特 (E.B. White)。《夏綠蒂的網》。黃可凡譯。台北市：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3。

《聖經一和合本》。臺北市：中華民國聖經公會，1919。

二、期刊

Agee, Jane M. "Mothers and Daughters: Gender-Role Socialization in Two Newbery Award Book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Vol.24, No3 (1993) :165-83.

Chattaway, Peter T. "Deeper into Terabithia" *Christianity Today* (2007) :65-6.

Namovicz, Gene Inyart. "Katherine Paterson" *The Horn Book Magazine* (August 1981) : 394-9.

Paterson, Katherine. "Newbery Medal Acceptance" *The Horn Book Magazine* (August 1981) : 385-93.

Smedman, M. Sarah. "'A good oyster': story and meaning in *Jacob Have I Love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14.5 (1983) :180-7.

李美燕。〈一個失寵少女的自我追尋—評析少年小說《為我憂慮一分鐘》〉《兒童文學學刊 3》(2000) : 128-143

三、論文

王宇清。《自我追尋之敘事策略—以兩本第一人稱變生子小說為例》。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吳文勳。《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四、網路資料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Katherine Paterson. 2007 2.17.

<<http://www.terabithia.com/index.html>> .

〈是誰曲解了神的愛？——神的愛，這困難的教義〉。2008.8.1。

<http://galilee.campus.org.tw/JHK_11.html> 。

〈聖經與文學〉。2007.11.5。<<http://www.ccgn.nl/ft-book/rgmysj/chapter08.html>> 。

〈解經原則〉。2008.5.20。<<http://www.ccbiblestudy.org/Topics/79Study/79OT31.htm>> 。

